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16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

(嗣法參學) 宗黼・道瑄・宗亘・居頂・惟寂・宗寄・慧浩・清歲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16-A 瑞巖恕中和尚語錄序
  - 恕中和尚語錄目錄
  - 住象山靈巖廣福禪寺語錄
  - 住黃巖瑞巖淨土禪寺語錄
  - 舉古
  - 頌古
    -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 世尊降生
    - 拈華
    - 外道問佛
    - 達磨面壁
    - 二祖立雪
    - 女子出定
    - 三十年不少鹽醬
    - 百丈再參
    - 國師三喚
    - 有句無句
    - 明昭問僧虎生七子
    - 南泉示眾
    -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 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 臨濟見僧便喝
    - 十二面觀音
    - 臨濟問僧什麼處來
    - 無位真人
    - 趙州訪臨濟
    - 平常心是道
    - 使得十二時辰
    - 趙州訪茱萸
    - 趙州一日從殿上過
    -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 趙州勘婆

-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何處去
- 趙州一日在方丈
-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 趙州一日共文遠行
- 文遠禮佛
-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 金佛不度爐
- 青州布衫
- 鎮州蘿蔔
- 僧辭趙州
- 趙州問僧甚處來
- 胡釘鉸
- 疎山造塔
- 羅山送同行
- 德山托鉢
- 雲門示眾云世界恁麼闊
- 德山入門便棒
- 百丈野狐
- 魚跳網
- 甘贄設粥
- 竹篦話
- 主人翁
- 興化打同參
- 興化打克賓
- 聞東廊也喝
- 單刀直入
- 出則為人
- 隱峯淨瓶
- 石頭云恁麼也得
- 三聖問雪峯
- 夾山境
- 檐版漢
- 一氣轉一大藏教
- 兩堂首座下喝
- 普化搖鈴
- 明招天寒上堂
- 保壽開堂
- 古德不赴堂

- 中心樹子
- 新婦騎驢阿家牽
- 烏臼問玄紹二上座
- 乾屎橛
- 須彌山
- 鋸解秤椎
- 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 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
- 夾山示眾目前無法
- 無業國師
- 靈雲見桃華
-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
- 言無展事
- 舉道者訪瑯邪
- 語默涉離微
- 趙州訪道吾
- 臨濟遷化
- 僧問虔峯
- 聞聲悟道
- 陸亘大夫問南泉
- 雲門拈拄杖舉教中云
- 玄沙三種病
- 玄沙見新到
- 赤肉團上
- 百丈侍馬祖游山歸哭
- 楊岐問僧栗棘蓬作麼生吞
- 三脚驢
- 廬陵米價
- 五逆聞雷
- 口是禍門
- 龍門十二時辰歌
- 鐘樓上念讚
- 師子尊者
- 芭蕉示眾
- 十智同真
- 一口吸盡西江水
- 雲門鑑咦
- 大通智勝佛

        -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 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
        -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 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 救產難
        - 趙州訪上下庵主
        - 達磨見武帝
        - 庭前栢樹子
        - 德山見龍潭
        - 黃檗上堂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召云大眾大眾回首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 慈明揭榜
    - 小佛事
    - 讚
        - 觀世音菩薩讚
        - 魚籃觀音讚
        - 行道觀音讚
        - 妙湛上人書普門品觀音像讚
        - 翠巖琳上人書法華塔讚
        - 文殊大士讚
        - 朝陽對月二讚
        - 布袋讚
        - 啞女讚
        - 普化和尚讚
        - 達磨祖師讚
        - 智覺禪師讚
        - 虎丘隆禪師讚
        - 應庵和尚讚
        - 橫川和尚讚
        - 寂照先師讚
        - 雪竇和尚讚
        - 古鼎和尚讚
        - 善世禪師讚
        - 南堂和尚讚
        - 榮枯木像讚
        - 自讚
        - 又染無著請

    - 又仗錫原極長老請
- 銘
    - 圓中銘
    - 簡首座靜元字銘
    - 共笑軒銘
    - 用貞銘
    - 琦首座無依字銘
    - 亮西堂西隱字銘
    - 漁家傲二首
- 偈頌
    - 示秀禪人
    - 贈杲上人次南堂和尚韻
    - 贈性傳唯侍者
    - 病中贈醫僧悅可庭
    - 贈項君禮
    - 送乂侍者遊台鴈
    - 送法姪暐日初遊台鴈
    - 楚雲歌贈瑒上人
    - 初度日寄季通
    - 木庵號
    - 韜侍者刺血書法華經
    - 憩庵歌棠上人求
    - 古劒歌為快藏主賦
    - 光明室為二靈天淵和尚作
    - 無我
    - 送漢藏主歸疎山
    - 贈刀鑷于生
    - 曇維那以古林東州二尊宿唱和之什令次韻
    - 示傑上人
    - 日峯歌為昇居士賦
    - 特峯號
    - 雪巖號
    - 出行次道上人求
    - 示密禪人
    - 操藏主歸真如省師原靈
    - 送竺先住九僊寺
    - 贈雪竇塤書記
    - 樵雲歌為彥希聖作

- 無言歌為真如本長老作
- 贈銓侍者
- 贈道士凌雲峯
- 送宗寄行脚
- 示紉藏主
- 贈相士袁庭玉
- 勉澍侍者
- 不歸篇
- 歸來篇
- 托鉢歌為元恕和尚作
- 示茂上人
- 病中贈訥上主
- 送人再參中竺用章和尚
- 戊申歲坐夏金鵞禪餘閱羅湖野錄其中載竹山珪公廣郢州潼泉山洪禪師獨孤標頌四首謾次高韻以示記侍者魯侍者軾侍者
- 贈法姪莊藏主
- 道初和尚悼偈
- 示惟寂
- 箴仲規扁所居為清白居
- 朝宗偈贈澍侍者
- 贈福建乘上人
- 贈悟維那
- 贈詮侍者
- 白雲山舍歌贈麟藏主
- 送渭侍者省師叔印宗就問訊
- 琭藏主先字方石後於禪燕中夢入委羽山獲奇石方寸許面有宗印之文遂以宗印易前字求偈
- 瑞巖僕陳安壽求
- 大圭贈珽藏主
- 參禪行贈荷藏主
- 性宗偈示翰藏主
- 次南堂韻送壽首座歸扶桑
- 次楚石和尚韻贈志侍者
- 息游室為振上人作
- 次韻贈月上人兼柬穆庵
- 來禪人求長句
- 次韻示繹藏主
- 示劒上人

- 題熙明先生挽章集
- 自然歌
- 黃孟賓號聞聞居士求偈
- 盧居士求無隱偈
- 幻居為金鰲笑庵閭長老作
- 郁西堂號文海松月翁為作歌余因次其韻
- 贈育王肇藏主
- 賢上人求警策
- 短歌贈蓮侍者
- 居山好一首贈獎藏主
- 一笑軒為宗旨南作
- 贈東林球侍者
- 蔗庵號
- 贈天敘西堂
- 送梁藏主
- 次天界全室和尚韻贈彰維那
- 權中偈
- 新昌大像前無著菩薩面貌傾損瑩上人化緣重為裝飾說偈以示
- 送澍藏主歸鄉
- 心源為究首座作
- 遠藏主修幻室
- 示百丈益藏主
- 萬宗自號斷佛種人請偈

◦ 法語
- 示銛維那
- 示英維那
- 示至德禪人
- 贈亶侍者
- 贈所藏主
- 示大禪人
- 古源說

◦ 五言律
- 寄宗聖西堂
- 暇日讀真淨和尚寄荊南高司戶五偈愛其直示心法如雲廓天布絲毫無隱真弄大旗鼓手段也輒追次其韻以示黼侍者
- 十念示法姪淨覺源
- 坐禪箴示歲侍者
- 讀高僧詩示心印

- 聞蟬
- 熱
- 贈山庵半雲
- 悼深居廸元師兄
- 題珪上人山舍
- 讀東山語
- 示操侍者
- 謝靜中過訪
- 秋海號
- 贈南湖謙西堂
- 題王山人草齋
- 寄楊建文先生
- 示會上人
- 贈初復庵
- 贈澄上人
- 示師孫曇微
- 次韻答烏草齋先輩

◦ 七言律

- 送恩侍者歸蜀
- 次韻答南堂法兄見寄
- 復用韻寄西白和尚
- 正月十五日撾退鼓于靈巖瑞龍夢堂和尚以偈勉留次韻奉謝
- 次芥室韻悼南堂和尚二首
- 送楚藏主參方
- 扶桑登侍者以偈請益有三萬里程來問道之句次韻答之
- 賀天界全室和尚浴室成
- 次韻寄法姪滅宗石田二西堂
- 悼前普慈大林和尚
- 次亘原極韻
- 次鴈山能仁密心見寄韻
- 悼天鏡和尚
- 送一上人試蓮經請度牒
- 送瞿上人試金剛經請度牒
- 送會上人試心經請度牒
- 送纘上人試圓覺經請度牒
- 示悟維那
- 示林侍者
- 追悼宗寄

    - 示智圓
- 七言絕句
    - 示雲禪人
    - 悼一庵和尚
    - 次韻題高齋
    - 贈帽工
    - 遠庵
    - 病中答紹滅宗
    - 次韻答淨慈蒙堂安西堂
    - 悼實庵和尚
    - 寄仲邠和尚
    - 寄定水見心和尚
    - 寄清涼靈谷和尚
    - 寄妙庵首座
    - 禮秋江和尚塔
    - 示綿工蔣生
    - 松巖雜言十首
    - 簡藏主冒軍旅訪余於安巖避地贈以二偈
    - 寄法姪衍斯道除建元
    - 示忠藏主
    - 示法姪選大用
    - 贈鍠侍者
    - 次韻寄左庵大梅山閱藏經
    - 紙帳次忍庵和尚韻
    - 朽庵為道場竺芳和尚作
    - 送珠上人游江西
    - 贈翠巖一侍者
    - 寄佛隴本初和尚
    - 贈朗性天
    - 題華亭船子接夾山圖
    - 送心上人禮大梅塔
    - 寄無相居士
    - 送彥上人游金陵
    - 寄翠山頂長老
    - 示禮寶陀僧
    - 示器維那
    - 送序維那遊方
    - 示慧惺

        - 示師孫遠謨
    - 題跋
        - 題竺先頌後
        - 跋高峯上雪巖書
        - 題大慧和尚真墨
        - 題重刊十規論後
        - 題高上人書小字金剛經
        - 題無準書浮山遠錄公語後
    - No．1416-B 天台空室愠禪師行業記
        - 送心泉悠上人謁空室和尚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16-A 瑞巖恕中和尚語錄序

余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華獻佛，請為說法。佛拈華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蜜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細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為千萬，千萬為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光燁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惟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獰颶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磨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度有情，欲澄濁為情，止浪為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而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至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畫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濵，秉執法輪，弘開度門。達磨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為世適。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辦香酬恩，歸之道公。厥後俯徇眾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眾，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詔來南京，力辭其行。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徵余序。余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覩其全。驚霆舂而疾颶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余故不辭，為稽決疑經所載，以啟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源。推達磨之教，以為學源。歷題之於首簡。余老且病，凡求文繽紛於前，悉皆謝絕。今獨為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遲，樂師言之契道也。

洪武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讚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恕中和尚語錄目錄

卷一
序
住象山靈巖廣福禪寺語錄
卷二
住黃巖瑞巖淨土禪寺語錄
卷三
舉古
頌古
小佛事
卷四
讚
銘
偈頌
卷五
偈頌
法語
卷六
律詩
絕句
題跋
行業記

目錄(終)

No. 1416

怒中和尚語錄卷第一

門人前住昌國萬壽禪寺宗黼等編

住象山靈巖廣福禪寺語錄

山門入門一句，有甚難見？動著機關，東扇西扇。喝一喝。

祖堂。栗棘蓬，金剛圈，拋來擲去，此土西天。

據室一椎，便就把髻投衙；不假一椎，抱贓叫屈。直饒百發百中，雙放雙收，向我靈巖門下總用不著。拈拄杖畫一畫，云：乾三連，坤六斷。

山門疏。未入靈巖門，諸人是主，山僧是賓。既入靈巖門，山僧是主，諸人是賓。且賓主混融一句作麼生道？金香鑪下鐵崑崙。

方外交疏。夫子鼻孔，達磨眼睛，總在者裏。論其根本，同出一源；較其功德，各具八百。中間有些諵訛，今古無人道著。(度疏云)
殺人刀，活人劒。
陞座。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
前住崑山薦嚴禪寺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遂斂衣就座。智門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垂語云：第一義諦，即今智門和尚與諸人華擘了也。若向椎聲未舉已前薦得，猶為鈍漢，何況踏步向前聽人處分，豈堪珍羨？雖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其或有疑，不妨致問。(問答不錄)乃云：靈山奧旨，少室真機。日月不足喻其明，虛空不足喻其廣。巍巍獨運，蕩蕩無私。思之則差，議之則錯。五千四十八卷說食向人，一千七百葛藤持螯測海。在今諸方莫不盡謂驅其耕、敓其食，貴圖宗風不墜。殊不知正是救喝進火、禦凍贈冰，愈增其劇。新靈巖與麼道，不是壓良為賤，取笑大家。臂三折而知醫，閱多人而曉相。靈利底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掃蕩攙搶，坐享太平，豈不快哉？少涉遲疑，白雲萬里。
復舉：臺山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便云：驀直去。僧纔行數步，婆云：好箇師僧，便與麼去。趙州云：待我去勘破者婆子。州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告眾云：婆子被我勘破了也。師拈云：婆子如蟲蝕木，偶爾成紋；趙州見義勇為，翻成特地。諸人還會麼？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小參。靈巖峭絕，到者應難，已到者享用安然，未到者玲瓏孤露。孤露底正好踏步向前，享用底更須退步就己。所以道：事無一向，有時翻頭作尾，有時翻尾作頭，收放縱橫，寧存軌轍？摩竭掩室，毗耶杜詞，雖曰正令全提，要且未臻其極。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聚首之初，與汝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起佛見；第二、不得起法見；第三、不得道不起佛見、法見。若也依而行之，管取眉毛厮結。驀拈拄杖，云：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卓拄杖：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
復舉：大慧和尚問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云：領。慧云：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慧云：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擬議，慧便打。師拈云：大慧老人提持箇一著子，縱以太虛空為口、須彌盧為舌，亦難擬其用處。然撿點將來，未免有得有失。當時者僧若是箇人，見他與麼問，只向他道：三更過鐵圍，豈不光前絕後？擊拂子：竹杖化龍去，癡人戽夜塘。

謝專使，上堂。達磨大師十萬里西來，要作箇馳書達信漢。及乎面對梁王，盡力只道得箇不識。拈拄杖，有賓有主，有禮有樂。手面分開白月團，頂門撼動黃金鐸。

上堂：你若會禪會道，被會縛；你若不會禪不會道，被不會縛。空中求鳥跡，水內覓魚蹤。

上堂。有問有答，日下挑燈。無問無答，兔頭截角。別資一路，萬里崖州。直下承當，且緩緩地。拈拄杖，畫一畫，云：天傾東南，地傾西北。臨濟小廝兒，只具眼一隻。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明月照高巖，懸水響前嶺。耳目一何清，冥然了心境。咄哉觀世音，檐雪來填井。下座。

上堂。豎起拂子，云：世尊拈華，達磨面壁，乃至後來或行棒行喝、或擎叉舞笏，神頭鬼面，百種施呈，總向者裏出。擲下，云：好事不如無。

上堂。魚以水為命，鳥以樹為家。伐却樹，鳥獲栖遲；竭却水，魚全性命。且道既伐却樹、竭却水，因什麼鳥反獲栖遲、魚反全性命？若向者裏明得，許你有箇入處；若向者裏明不得，也許你有箇入處。明得、明不得則且置，只如莊周道：北冥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正與麼時，喚作鵬又是鯤、喚作鯤又是鵬？且鯤之與鵬還有分別也無？若謂有分別，本出一體；若謂無分別，又化作兩形。畢竟作麼生評論？擊拂子，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祖師意，無別法。下地走，穿却鞋。上牀眠，脫却襪。只恁麼，太諸訛。不恁麼，無合殺。溈山水牛，百丈野鴨。帶水拖泥不足觀，腦後圓光最輝赫。喝一喝。

上堂。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勁竹雖長，難點天邊之月。臨濟三玄戈甲，洞山五位君臣，是甚閑家潑具？良久，云：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上堂。風不來，樹不動，心不生，境不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好大眾！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上堂，舉：黃龍心禪師與夏公立劇談肇論，論萬物為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臥香卓下，龍拈壓尺擊狗子，又擊香卓云：狗子有情即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加對，龍云：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嘗會萬物為自己哉？黃龍老漢傷慈不少，夏公立如入寶山，空手而回。諸人要會萬物為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麼？槌殺有情狗子，碎却無情香卓，盡情收拾將來，與他一團束縛，拋向東大洋海，自然洒洒落落。雖然，更須知有頂

門一竅始得。拈拄杖擊香臺云：阿剌剌，阿剌剌，登山脚膝酸，啜茶舌頭滑，十字街頭石敢當，對月臨風吹尺八。
上堂：朝看般若，暮誦華嚴，一字何曾道著？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自己何曾會得？蛇無頭不行，虎有脚方走。達磨老臊胡，面皮三寸厚。
上堂：旭日照高巖，爛爛黃金色。普賢縮首藏身，文殊奮大威力。諸人坐地看楊州，山僧亦坐地看楊州。牛角長三寸，兔角長八尺。
上堂：靈雲見桃華，香嚴聞擊竹。眼睛耳朵放大光明，照徹一切，只是不能自照。若能自照，即非本光。
上堂：適來行者打鼓，一下下打著你諸人心肝五臟，還知疼痛麼？而今長老說黃道黑，一句句道著你屋裏七代先靈，還知慚愧麼？若也知得，可謂恩大難酬；若也未知，未免為汝重下註脚。拈拄杖，卓一卓。
上堂：禪和家道：我無有不知，無有不會。忽有人問：如何是行脚事？便口如扁檐。病在於何？病在多知多解。恁麼參學，不如三家村裏種田漢。忽有人問：今歲稼穡如何？一一道出，如瓶瀉水。蓋其無知解故，無簡擇故。秋氣向寒，各自歸堂。珍重！
上堂，舉金牛每於齋時自舁飯至僧堂前作舞，喚曰：菩薩子喫飯來。師拈云：金牛露出醜舉止，殘羹餿飯阿誰肯喫？
上堂：直指之宗，初無別法，只要當人了却自己而已。後代兒孫駕空說空，拗直作曲，所謂舄九書而為鳥，虎三寫而成帝。靈巖不能為人，只是箇喫飯屙屎漢，諸人不得妄生節目。
上堂。魯祖見僧面壁，俱胝見僧豎指。有指示？無指示？雪峯覆却飯桶，甘贊禮拜蒸籠。是機要？非機要？纔涉思惟，打入陰界去也。便下座。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一口劒，且道柄欛落在什麼人手裏？縱然道得分明，我要問你是殺人劒？活人劒？
上堂：明機自味，息慮迷源。轉腦回頭，墮坑落塹。祖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走殺多少人？坐殺多少人？
新鞔法鼓，上堂：只與麼散去，已遲三刻，那更指東畫西，說黃道黑？明眼人咬牙有分。雖然，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不見鹽官示眾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椎，什麼人打得掘地深埋？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是精識精。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班門弄斧。靈巖新鞔法鼓，以木為身，以皮為面，要打便打，要歇便歇，且無許多勞攘，只是不得聞著，聞著則喪身失命。且誰是喪身命者？牀下爛蒲鞋，籬根禿苕帚。

上堂：丁一卓二，爛泥有刺。放兩拋三，吉無不利。堂前鐵鋸舞三臺，等閑撲碎天靈蓋。
上堂：狂象難調，枯株易拉。隋珠非寶，魚目生光。咄咄咄，力口希。誰將金彈子，換你糞毬兒。
上堂：大棒打虛空，虛空痛不徹。黃面老瞿曇，腦門流出血。負屈要人知，四十九年說。燈籠為證明，露柱成饒舌。阿呵呵！推倒門前大桉山，却從火裏撈明月。
上堂：雀兒不向鷂子頭上屙，明眼人不從盲者問路，空華不能結果，陽焰不堪止渴。此四件事，是人知得法如是。故世尊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謝國清清涼開元三藏主，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踏著，早隔大千。清涼山裏，萬菩薩拖犁拽[木*罷]；方廣寺中，半千尊者掇供邏齋。惟有開元石佛，硬糾糾地，風吹不入，水灑不著，五千餘卷言言異，一一龍宮海藏來。
上堂：無今無古，無臭無聲。天上天下，莫之與京。蝦蟆蚯蚓，十相具足。木雞芻狗，唱道談經。喝一喝，猶較靈巖半月程。
上堂：波騰鼎沸，起必全真。寂默無為，領歸空界。截斷兩頭，光熙熙地。認賊為子，劫我家資。拈拄杖，畫一畫：三邊不用安戈甲，萬里謌謠賀太平。
上堂。辭親割愛，剃髮染衣。入此門中，合為何事？若也知慚識愧，是真出家。一出俗塵恩愛家，二出三界火宅家，三出麤惑煩惱家，四出細惑無明家。出得四家，始稱衲僧家。且如何是衲僧家？撞著冤家，惡口小家。
上堂：石女高歌峙前過，木人撫掌相酬和。蚍蜉把住大風輪，百億須彌自掀簸。
秀才道士相訪，上堂。豎起拂子，云：三教聖人總在拂子頭上牽枝引蔓，說妙談玄。儒者曰：吾道一以貫之。老者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佛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既各說有來由，未免稱強稱弱。且作麼生判斷？使其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剖破人我蕃籬，塞却無明窟穴。擊拂子：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上堂：迷則總迷，悟則總悟。悟時悟迷底，迷時迷悟底。迷悟悟迷，如水與水，似火與火。歷劫來來，更非別物。
上堂：朝陞堂，暮入室，贏得鬧熱門庭，有甚交涉？德山隔江招手，高亭便乃橫趨。麻谷携鋤入園，良遂當下休去。
上堂：截斷生死路，高踞涅槃城。敗軍之將，豈足論功？須彌山上走馬，大洋海底挑燈。舉則易，會則難。

謝來蘇莊監收，上堂。山僧昨遣數員宿將征諸未服，既徯我來蘇，一鼓而下，直得風以時、雨以時、嘉穀登、庶民樂。今當還師振旅、奏凱論功、坐享太平之時，玄弼真君忍俊不禁，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於一毫端上揚聲而歌曰：台州仙，高一伯，紅蓮青，江口白，鰕殼來歸兮連子格。且道是什麼曲調？乃云：飯飽弄箸。

冬至，小參。海寺荒涼，巖巒攢拱，門外寒潮浸月，庭前古木號風，人人眼見耳聞，一一超今邁古，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慈明揭榜堂前，鬼門貼卦；洞山掇退果卓，欺陷平人。若非智眼洞明，盡作奇特話會。所以道：參禪須透祖師關，學道要窮心路絕。心路不絕、祖關不透，未免受他寒暑變遷、生死籠罩。拈拄杖，云：此土西天十萬程，冬至寒食一百五。

復舉：溈山示眾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立，溈云：我也知你答者話不得。却問香嚴：你作麼生會？嚴云：某甲偏答得者話。乃叉手進前立，溈云：賴遇寂子不會。拈云：溈山將引二子向冰枯雪老之時作一家燕，熊掌駝峯下箸猒饇，管弦鼉鼓聲徹雲霄，遠近觀瞻莫不歆豔，及乎分付家財，依然却成吳越。擊拂子：當初只道茅長短，斫却元來地不平。

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為伴侶，妄想觀眾伎。大眾！還識得心也未？若識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識，識得諸識便識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滅，意滅則心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喝一喝：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下座。

元旦，上堂。新年頭佛法，觸處皆現成，憧憧賀歲客，倒屣相歡迎。笑指好天氣，風日猶和明，必定田稻熟，鼓腹歌太平。大眾，忽遇上上人來又作麼生？祇待青原酒、趙州茶，三杯兩盞，醉臥煙霞，大底風流出當家。

元宵，請後堂首座上堂：曠大劫來燈一椀，照天照地幾人知？要看不盡傳持處，兜率宮中夢覺時。

願藏主集眾禮梁皇懺，請陞座：金剛正體，猶若虛空。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出生萬有，囊括古今。爍石流金而不熱，折膠墮指而不寒。高出蓋纏，迥超言義。向者裏提持得去，領略得行，便見郤氏即蛇身而證法身，梁武了世智而明真智。現前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幽若顯，若聖若凡，無罪可懺，罪若冰消；無福可修，福同川至。無恩不報，無願不從，無果不滿，無行不圓。頭頭攝入，法法圓融。交光相羅，如寶綵網。天堂地獄，任性優游。火聚刀山，如意出沒。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直得千祥駢集，萬善咸臻。麒麟

出，鳳凰現，干戈寢，文德修，秋穀登，庶民樂。雖然如是，且畢竟功歸何處？擊拂子：皇風常永扇，佛日鎮長明。
復說偈云：善哉大丈夫，其名曰善願。其願高且深，山海莫能喻。憫茲五濁世，眾生煩惱纏。罪垢積累久，非懺莫能滌。因憶梁世主，郗氏專內嬖。癡愛膠漆堅，死生常對面。由瞋墮蟒類，苦願求昇濟。乃知迷背覺，處處成住著。無心罪亦無，有心還有罪。禮彼諸聖師，為啟無心懺。遺文日月懸，照映千載下。凡有遵修者，無不獲饒益。故於上元節，廣集清淨眾。對佛重宣揚，積罪如湯雪。重重華藏海，種種言辭海。廣說及略說，總說如是義。是義不可窮，功德亦無盡。普願諸有情，誓弘懺悔力。
上堂，舉：傅大士偈云：空手把鋤頭，揭諦揭諦；步行騎水牛，波羅揭諦；人從橋上過，波羅僧揭諦；橋流水不流，菩提薩摩訶。下座。
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室內一椀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拈云：三人證龜成鼈，一口各含一舌，當機不辯來風，喫水也須防咽。老香林，能列挈，真燈照世都吹滅。喝一喝。
涅槃，上堂。今朝二月十五，令人做盡腸肚。踈山手中木蛇，咬殺南山猛虎。翻身觸破虛空，好手應難修補。椎胸只合哭蒼天，發機須是千鈞弩。拍禪牀。
上堂。春日遲遲，春華灼灼。大事現前，常情不覺。若也覺去，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若也不覺，且向生死海中頭出頭沒。與麼說話，曲為今時。汝等還覺腦門重麼？
上堂：恁麼來者，截斷脚跟。不恁麼來者，穿却鼻孔。恁麼不恁麼則且置，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是人知得。且道非非想天，今日有幾人退位？喝一喝。
上堂：心無自性，全物而彰。物無自體，全心而現。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七出八沒，築著磕著。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撒真珠。
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拈拄杖，釋迦老子來也。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一放大光明，照澈恒沙國土。於其中間，若聖若凡，有情無情，被其光者，無不證大涅槃，獲大安樂，得大受用。靠拄杖，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春日示眾：巖寺春深草樹肥，幾回特地啟柴扉，行人只在青山外，杜宇聲聲喚不歸。
上堂：猪肉桉頭，喪車幙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盤山無理可伸，智者無妙可說。眼如木[木*突]，口似鼓椎。

佛誕日，上堂。黃面老子未出母胎已前，好箇大力量人；既出之後，口吧吧地便見不堪。只如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鬧市裏颺磚磚必定打著，爭奈無人承當？下座。
結夏小參：俊快底撩起便行，似鶻提鳩，脚跟下好與三十；懵懂底三搭不回，如魚止澼，腦門上不銷一錐。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好不增一毫，醜不減一毫，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晝地為牢，刑名斯著，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沉埋鬼窟，塵慮尤多。靈巖寺裏明日結夏，今夜小參：亦不說妙談玄，亦不設期立限，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任諸人橫眠倒臥、渴飲饑餐，管取心華發明，照十方剎。其或情存限量，墮在見聞，他時後日有人索飯錢在，莫言不道。
復舉：世尊在摩竭陀國說法，是時將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舊室中，夏坐九旬，忽有人來問法，汝代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頌云：白夏時將至，垂慈勉進修。人天不敬仰，歲月自遷流。法法無生滅，頭頭有放收。九旬聊掩室，恩大實難酬。
結夏，上堂。雲門云：今月十五入夏也，寒山子作麼生？靈巖道：今月十五入夏也，黑漆桶作麼生？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衲僧鼻孔大頭垂，金剛腦後三斤鐵。
上堂。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國土依空生，空依大覺生。大覺無所依，是謂光明藏。眾中忽有道：依文解義，座主家風。東搭西兜，時流趣向。衲僧門下，未見作家。山僧聞與麼道，直得倒頭禮拜。何也？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啟建聖節，上堂。拈拄杖：崇高不極，廣博無涯。是謂聖中之聖，天中之天。馭三光以照臨，總萬寓而光宅。無思不服，有感必通。畫拄杖：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颺下柴爿，賣弄不少。罰錢出院，力盡烏江。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
上堂：大眾，業不可為，業不可避。不見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世尊有金鎗馬麥之報，迦葉有世世金色之報。只此二報，無起相，無滅相，如風吹水，自然成文。
滿，散。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惟有此日最吉祥。黃河澄清聖人出，文經武緯開明堂。聖人既出，天下太平。無為而治，不令而行。南北風塵俱蕩盡，熙熙萬姓歌黃唐。
上堂：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菩提煩惱。熱椀鳴聲，譬如煉鐵成器，入火則紅，出火則黑，鐵性如故。

上堂：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活活鱍鱍，蓋地蓋天。去却七，三存一。合眼跳黃河，黃昏候日出。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競渡江頭歌管咽，衲僧共啜菖蒲茶，無限馨香生頰舌，百病消除，千妖殄滅。文殊令善財採藥，善財拈草度與文殊，石上栽華，文殊接得，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空中釘橛。顧視左右，云：莫有與文殊、善財作主底麼？喝一喝。
上堂，舉：教中道：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拈云：虎咬大蟲，蛇吞鼈鼻。上堂：十五日以前，崖標嶽峙；十五日以後，電激雷奔；正當十五日，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拈拄杖云：拄杖子！久默斯要，不務速說。茲見人天普集，佛事興隆，剛要出來露箇消息，爭奈落在靈巖手中，要橫不得橫，要豎不得豎。雖然，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乃橫拄杖云：即今橫也，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無情莫不受他蓋覆。豎起云：即今豎也，上極須彌頂頭。
下極金輪水際，有情無情莫不被他窒礙。提起，云：即今不橫不豎也，爍迦羅眼覷不見，大悲千手摸不著，千佛出興讚不及，波旬聚族毀不得。大眾！拄杖子具如是神通、如是妙用，宜其出沒卷舒，得大自在。適來因甚得與麼隈[毯-炎+崔]？而今得與麼光采？不見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威音以前，本無授受；釋迦以後，遞相傳持。鎔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臨濟和尚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
瑞龍夢堂和尚至，上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黑漆竹篦掀翻海嶽，芭蕉拄杖敲打虛空，直得釋迦、彌勒拱手歸降，文殊、普賢潛身無地。所以道：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劒。有活人劒，無殺人刀，一切活人死不得；有殺人刀，無活人劒，一切死人活不得。活得死人，死得活人，猶且墮在功勛，埋沒宗旨。豈不見芙蓉和尚一日訪同參實性大師？性乃陞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非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實性與麼道，李向赤邊咬。當茲季運，祖肩檐荷，赤手提持，不涉廉纖，斬釘截鐵，惟我瑞龍師兄一人也。勿謂土曠人稀，祕而不泄，惟願放開線道，曲徇時宜，使彼承言滯句者澈證直指，單傳一段奇持大事，顧不韙歟？下座，與首座大眾同伸拜請，冀為敷揚。
上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蒸沙不成飯，掘地難覓天。祖祖相傳，佛佛授手，鈍鳥逆風飛，蝦跳不出斗。跳得出，萬事畢；跳不出，甘受屈。赤脚波斯入大唐，一對眼睛烏律律。

禱雨，上堂。甘雨愆期，田疇龜拆，衲僧鼻孔，焦熱生煙。拈拄杖，云：拄杖子化為龍，向南閻浮提行雨去也。山僧不可洗手奉功，未免助其神力。卓拄杖，云：急急如律令敕。

禱雨有應，上堂。信心生一念，諸佛盡能知。拈拄杖，云：諸佛在者裏，信心在什麼處？昨日焚香禱告，令朝驟雨傾盆，清涼熱惱，甦活枯苗。畫拄杖不是信心所感，不是諸佛降靈。若也會得，被我熱瞞；若也不會，長連牀上有粥有飯。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物，昭昭靈靈，恍恍惚惚，隨事變通，了無拘束。要知來處分明，不離舉足下足。今時叢林中兄弟聞與麼道，便道說老婆禪。殊不知，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拍禪牀。

仲膚首座允藏主至，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既行，十方坐斷。睦州拶人脚折，雲門颺下柴爿，雖是逸格超宗，未免麻纏紙裹。也堪笑，也堪悲，烏石嶺頭相見事，知音知後更誰知？

解夏，小參。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水長船高，泥多佛大。翠巖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唐喪光陰；靈巖只管九十日為一夏，鵞護雪、蠟人冰、鐵彈子者，一火絡索總拈來拋向背後。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三家村裏臭老婆全無伎倆，十字階頭醉翁子太殺風流。目機銖兩底有甚數？粘牙綴齒底有甚數？

解夏上堂，舉德山遠和尚夏滿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德山云：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德山以頌示之云：兩箇兒童舁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拈云：答也答了，頌也頌了，爭奈者僧未肯點首在。靈巖路見不平，要與德山相見，自恣在今朝，有華當面貼，一句定諝訛。猢孫趁蛺蝶，蛺蝶飛，無處尋，空中打坐，海底穿針。驀拈拄杖，顧視左右云：眾中莫有因齋慶讚者麼？卓拄杖：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不用參禪學道，不用寂默無為，不用因邪打正，不用分別是非，任運騰騰，無繩自縛，現成受用，緣木求魚。饒伊別有神僊術，難避靈巖腦後錐。

請監收，上堂。兼謝天童藏主：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玲瓏巖頂，白浪滔天。萬工塘中，蓬塵漲起。分毫上定當，升合裏論量。收得來，放得去，隨緣剔脫，觸處放光，可以起臨濟正宗，可以滅正法眼藏。雖然，若是箇中人，聞與麼道，直須洗耳有分。且誰是箇中人？面如滿月目如蓮，天上人間咸恭敬。

中秋，謝侍者，上堂。一痕未吐，千聖罔測其由；三五正圓，萬像莫逃其質。長沙與仰山一踏，南泉拂袖便行。諸人還會麼？犀牛扇子無頭角，拈起清風徧大千。

上堂，舉真淨和尚示眾云：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一一透長安。喝一喝，拈云：老真淨向淨潔地上撒屎撒溺，當時一眾什麼處去也？山僧敢將狗尾要續其貂。今朝九月一，山風吹面寒，知音千里外，白鴈報平安。是則是，未見作家不見道：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喝一喝，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情塵易遣，理障難除。十二時中放教虛豁豁地，不取一法，不捨一法。情塵不遣而自遣，理障不除而自除。饑則喫飯，寒則添衣。又不可違時失候。

祖忌拈香，破六宗之邪見，傳上乘之妙法，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插香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形興未質，名起未名。三乘十二分教是游說生活，十聖三賢是去國羈人。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石女畫娥眉。

請首座，上堂。開鑿人天眼目，挽回上古風規。坐斷情塵意想，不落玄妙機關。斬新日月，特地乾坤。須是其人，堪任其事。靈樹虛第一座而待雲門，蓋為此也。拍禪牀，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上堂，舉：僧問長沙云：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沙云：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沙有頌云：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拈云：者僧檐一檐瞢[目*董]，換得一檐[泳-永+盾]掘。雖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與沙彌落髮。世尊在雪山，以金刀自剪，丕顯如來頂相。汝既不能，吾為汝剃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付衣，提起云：此衣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從上老宿莫不披之，提持正印，宜善護持，令法久住。

至節，小參。古佛心，只于今，明月照幽谷，寒濤助夜砧。先德與麼吐露，可謂千鈞之弩要待勍敵發機，萬斛之舟不為坳堂籾設。若是滄溟上客、閫外將軍，捩轉船頭、踏翻射垛，自然中的於機先，豈用瞻風於五兩？所以道：譬如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之皆增勇健。不見洞山問興平云：如何是古佛心？興平云：汝心便是。洞山云：雖然如是，猶是某甲疑處。興平云：恁麼即問取木人去。大眾，者些子見不破、踏不著，饒伊辯如滿慈、智如鶖子，未免癡狂外邊走。今夜正當群陰剝盡、一陽來復之時，聊與諸人聚話片時，敢問諸人：且洞山與麼問、興平與麼答，莫是將錯就錯、借路經過麼？莫是真實相為、拳踢相赴麼？如斯品論，鄭州出曹門。只如興平末後云：恁麼即問取木人去。此一轉語太殺慈悲，多少人向者裏

錯會？有能於此撥開胸襟、伸得口氣，何止醍醐灌頂？苟或未然，陋巷不騎金色馬，回來却著破襴衫。
上堂。若以語言名狀心，終不得心；不以語言名狀心，亦不得心。去此二途，如何湊泊？驢唇先生開口笑，阿脩羅王打[跳-兆+孛]跳，海神失却夜明珠，擘破毗盧穿七竅。
成道，上堂。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豁開總持門，諸法不相到。六年冷坐，舌上生茅；夜覩明星，眼中添翳。以手拍禪牀左邊，云：釋迦老子過者邊著。就中若有識機宜、別休咎底，必然別有生涯。下座。
上堂，舉：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事？德云：京師出大黃。拈云：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除夜，小參。靈山會上，少室巖前，的的相傳，將錯就錯。德山小參不答話，鉤頭有餌；趙州小參要答話，秤尾無星。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殺人。看看今夜是年窮，箇箇明朝添一歲。靈不在己，聖不慕他，檢點將來，不是不是。
洪祐和尚送歸源法衣至，上堂。拈衣示眾云：者箇是先歸源，向異類中遺下皮可漏子，日炙風吹而不壞、刀斫鋸解而不開，業力既重，累及不肖子亦入其羣隊去也。披云：且道是驢？是馬？遂陞座(問答不錄)，乃云：夫為宗師者，垂一機、示一境，如青天霹靂不容掩耳、如十日並照無幽不燭、如大爐鞴煆煉頑鈍、如大醫王療種種病、如大舟航運載一切，有如是奇特、如是作略，然後方可據法空座傳持大法，為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明頭合、暗頭合，據虎頭、收虎尾。若也向上論去，尚恐埋沒宗風，恥他先作，那更婆婆和和、渙渙泯泯，撒土拋沙，瞎學者眼，豈堪稱譽？天台那畔、石佛山前，有大智人把斷要津，不通水泄，提破沙盆，索起遼天重價，用黑豆法換盡大地人眼睛，掀翻舊日條章、裂破今時窠臼，直得德山、臨濟吞聲飲氣，竺乾、震旦迥絕行踪，灼然不落聖凡，實謂大功不宰。諸人還知落處麼？經天緯地無多子，扶樹單傳只一人。
復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拈云：世尊做盡生涯，貴在後來承紹。阿難太殺奢華，迦葉亦成落魄。靈巖今日承鴻祐木庵師兄持先師竺元和尚法衣到來，但知頂受一語，不敢問著。何故？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元宵，上堂：天上月圓，人間燈晃。曠劫來事，不隔纖塵。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上堂，兼謝維那侍者：金槌一擊，電掣颸馳；紙襖潛書，珠回玉轉。東頭賣貴，西頭賣賤；拈得鼻孔，打失眼睛。拈拄杖：出頭天

外看，誰是我般人？
退院，上堂。靈巖作主僅三年，說法匡宗媿昔賢，今日盡情都放下，話頭不舉自完全。大丈夫漢終不向淨潔地上坐殺，蓋其自有透脫一路。所以道：去來不以像，動靜不以心，塵塵普入，剎剎全彰。正與麼時，且臨歧一句作麼生道？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一

處州府南明禪寺住持嗣法比丘道璎等編

住黃巖瑞巖淨土禪寺語錄

山門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雪峯與麼道，瑞巖不與麼道。喝一喝。
佛殿。佛是家裏人，直下會得玄沙道底。
土地堂，虛靈寂照，固不在言。飯籮邊，漆桶裏，有一句子還知麼？蘇嚧蘇嚧。
祖堂。心心相同，眼眼相矚。一等陳年爛葛藤，六六依然三十六。
據室，我者裏一切只是尋常，你若來弄機關，誇敏手，向毒蛇頭上揩癢，猛虎頷下解鈴，拄杖子未打你在。何故？有盤根錯節方可施利器，有銀山鐵壁方可展鉗槌。
拈明州三宗諸山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風清三佛地，月朗四明山。
法座。平地上險崖，孤峻處平易，是古今尋常用底，今日終不向者裏依模脫墼瞞汝諸人。雖然，見之不取，千載難忘。且坐斷毗盧頂頭一句作麼生道？眾無語，乃云：洎合放過。便登座。
祝聖罷，次拈香云：此香已是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我前住崑山薦嚴禪寺、晚年歸老紫籜峯頭西方廣院竺元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然冤家債主自有來由，今日幸對人天眾前，不妨重為洗雪一上。山僧昔年在彼山中咨參者箇老和尚，為看狗子無佛性話不破，特去請益。纔開口，被他一喝，直得通身汗下，因進呈一頌云：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掛葫蘆。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可謂前箭猶輕後箭深。插香云：縱有伯牙琴，應難寫心曲。遂斂衣就座。廣孝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垂語云：諸佛出世是第二頭，祖師西來是第三首，饒你向威音那畔別立生涯，百草頭邊全明殺活，布袋裏老鴉子未知有出身一路在。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是時無人出問話。)師乃云：今日無人出問話，不是冷落門[這-言+(序-予+手)]，正是光顯門[這-言+(序-予+手)]。何也？若論此事，實不在語言上；若在語言上，釋迦世尊四十九年說一大藏，之乎者也，豈是無言耶？因甚末後向靈山百萬眾前單單拈起一枝華，惟迦葉一人打頭知尾，驀爾破顏微笑？既是物直貨當，便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由此[這-言+(虎-儿+几)]相傳授而至于今，當時豈有攢華簇錦、辯舌利辭，問一句來、答一句去，湊得團欒、合得恰好，然後始相付囑？惜乎！

者老漢前車既覆、後車改轍，爭奈依然口裏水漉漉地？諸德！若要紹續此箇門風，不用廣求文義、不用息念歸空，但向世尊未拈華處、迦葉未微笑處一領領取，如白衣拜相、如平地登仙，不涉階梯、掀翻途轍，巍巍自在、穩坐家堂，五欲八風窺覷無門、四生九有籠罩不住，便見無恩不報、無德不酬，亦見山僧遠離四明，波波挈挈而至於此，踞曲彔牀、拋沙撒土不為分外，拈拄杖有擒有縱、有卷有舒，祝融峯頂上，露滴萬年松。

復舉：黃檗和尚示眾云：自達磨大師到中國，惟說一心，惟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原清淨心也。拈云：黃檗將達磨大師鼻孔出氣，將謂無人檢點。山僧不是抑他威光，祇要家平戶貼，未免重為頌出：本原清淨心，是甚繫驢橛？傳既不可傳，說亦不可說。黃檗舌頭長，達磨齒門闕。打刀須是彬州鐵。

小參。垂語云：德山小參不答話，識法者懼。趙州小參要答話，賣弄風流。瑞巖不作者般去就，有問即答，無問即休。莫有問話者麼？僧出問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者箇是用不離體，體不離用。作麼生是體用雙忘一句？師云：胡孫喫毛蟲。僧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傑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者箇是久客還家，暫忘歧路。作麼生是天然受用一句？師云：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僧云：豁開戶牖，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瞥轉一機，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者箇是捏定死蛇頭，徹底無轉智。作麼生是蓋天蓋地一句？師云：虛空無向背，日月自循環。僧云：莫言少室兒孫少，自有甘心斷臂人。師云：家無白[狂-王+睪]之圖，必無如是妖怪。僧云：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師云：七棒對十三。僧禮拜。師乃云：瑞巖山中阿練若，堂殿玲瓏絕點塵。昔日暫游今載到，到來只是舊時人。既是舊時人，且說舊時話，山川秀發，龍象駢填，人境宛然如昔，風光不減當時，顯揚少室徽猷，揭示靈山奧旨，無絲毫同相，無絲毫異相，全體是箇金剛正體，全體是箇大解脫門，全體是箇華藏世界海。是以從上老宿競出頭來，激揚鏗鏘，只要各各當人明自本心，見自本性，高聳人天，壁立萬仞。睦州和尚云：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玄沙和尚云：我若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二大老一人牢關把斷，水泄不通；一人入草求人，拖泥帶水。正眼觀來，總是無風起浪。殊不知者條通天活路，千聖共行，萬靈同轍，不離真際，建一切法，不壞假名，而說實相。拈拄杖：者箇是假名？那箇是實相？卓拄杖：實相假名，一擊百雜碎了也。咄！咄！咄！力口稀！驢前馬後，莫亂針錐，南泉偏要斬猫兒。

復舉：當山開山空照祖師嘗於室中自呼應云：主人翁！諾惺惺著，他時後日莫受人瞞。諾！諾！師拈云：祖師弄者一解，可謂超今邁古，然只作得箇看家兒子。山僧向者裏著一隻眼，非獨紹續箕裘，直要衝樓跨竈。會麼？電光莫及，石火難追，兔徑非大象之所游，雞粟豈鳳凰之啗啄？喝一喝。

請西序，上堂。如來藏中不留一法，衲僧門下豈有多端？靈樹和尚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行脚，也一字不著畫。會麼？不見道：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

上堂，僧問云：如何是瑞巖境？師云：風吹不入。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水洒不著。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真不掩偽。僧云：諸法寂滅相，因甚舟行岸移、雲駛月運？師云：好箇消息，只恐錯會。僧云：兩重公桉。師云：海水不生冰。師乃云：趙州云：東司頭不可與汝說佛法，自屎不知臭。雲門云：佛法太殺有，只是舌頭短。有多少龍牙問德山云：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山云：嫌什麼鋸解秤槌？山僧亦有佛法向上一機，今日明明拈出布施大眾。遂展開兩手，云：了。

上堂。僧問云：如何是最初一機？師云：蝦蟆趕鷂子。僧云：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老鼠弄胡孫。僧云：恁麼則七出八沒去也。師云：且莫詐明頭。僧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師云：晨朝有粥，齋時有飯，憂箇什麼？僧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波底水無痕。師云：二年同一春。僧提起坐具云：謝師答話。師云：口是禍門。僧禮拜。師乃云：瑞巖無可供養諸人，只有一椀山田脫粟飯，任你麤飡細嚼，飽足還休，中間有一粒砂子，因甚咬不著？就中忽有出云：某甲咬著。即向道：急須吐却。

涅槃，上堂。古者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與麼說話，勞而無功。世尊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軀，今日則有，明日則無，瞻仰取足，毋令後悔。有甚差別耶？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有甚差別耶？以拂子畫一畫，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須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山僧入院以來，已過了兩箇月。如一剎那頃，於其中間覓一剎那之相，了不可得。所以道：白鼠推遷，銀臺不變。汝諸人十二時中作麼生行履？山斷疑無路，溪迴別有村。

上堂：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與麼人，不愁與麼事。拈起犀牛扇子，擲出栗棘金圈，闡揚佛祖宗風，開鑿人天眼目。只如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願見佛，又作麼生？擊拂子：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啟建，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正恁麼時，直得黃河清澈，白日流輝，金輪御而玉燭調，麒麟出而鳳凰現，普天之下用至道而不知，懷生之倫荷大造而無謝。且林下道人如何祝讚？豎拂子，只將者箇真消息，仰祝吾皇億萬年。空照忌拈香：未見巖頭，口似磉盆；既見巖頭，眼如木[木*突]。本然理拄地撐天，何勞置問？主人翁呼來喚去，猶欠惺惺。插香云：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散忌，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日是開山空照祖師入般涅槃之晨，山僧將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世界作一筵席、百億須彌山作一椀飯、百億香水海作一椀羹，聊陳供養。正與麼時，且將此筵席向什麼處鋪設？若向世界上鋪設，既此世界已成筵席，豈世界外別有世界耶？若向虛空中鋪設，虛空無實相，又作麼生鋪設？若一向與麼休去，又是顢頇佛性、儱侗真如。眾中莫有出來措置者麼？如無，老僧自出手去也。豎拂子，恒河沙世界、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華簇簇、錦簇簇，總向拂子頭上鋪設，不寬不隘、無欠無餘。大眾，且道空照祖師還肯受此供養也無？受與不受即且置，你道他即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擊拂子，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上堂，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而坐。拈云：諸方多作奇特解會，殊不知者箇老和尚被人以無文印印破面門，至今不欲呈露。還有不動舌頭與他雪屈者麼？良久：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風。

上堂。一念未生以前，切忌守住者裏。有底道：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有棒不打者漢。乃云：秋月照高堂，草根鳴絡緯。若非鍾子期，休問琴中趣。

上堂：諸上座，有色有明，有心有眼。空却心，了却色。眼無所見，明無所受。顛倒想滅，出生入死，如火燒冰。

上堂。視之不見名曰夷，森羅萬象甚處消遣？聽之不聞名曰希，鐘魚鼓板眾聲錯然？搏之不得名曰微，著衣喫飯承誰恩力？拈拄杖，云：李伯陽騎牛入你諸人眼睛裏去也。

上堂，舉：青峯因齋次，問北院云：先師道：信手拈來草。師兄作麼生會？北院拈起一隻箸。峯云：與麼會，何曾夢見先師？北院云：汝與麼會，何曾夢見先師？師拈云：一得一失，有人辯得，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四月八，上堂。明珠在掌，隨眾色以分輝；寶月當空，逐千江而現影。拈拄杖：釋迦老子生也，九龍吐水沐金軀，地湧金蓮棒雙足。眼有瞳人底，謂我誑嚇閭閻；皮下無血底，謂我將鰕釣鱉。卓拄杖：觀音買胡餅，笑倒金剛神。

結夏，小參。圓覺伽藍，人人具足，在天同天，在地同地。目是諸人用力太過，不能搆得，故勞釋天調御，曲開方便之門，立期立限，如逼生蛇化龍，要汝親證親悟。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好大眾，箭不虛發，發必中的；言不虛發，發必全真。針眼魚吞却嘉州大象即不問，且可大師於三拜處得髓，還端的也無？拍禪牀，一年春已盡，臺榭綠陰多。復舉：僧問長慶云：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慶云：鐵彈子。僧云：意旨如何？慶云：大底大，小底小。師拈云：長慶與麼答話，也是貪觀雲裏鴈，失却渡頭船。我此一眾，箇箇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璞，且山僧如此批判，還有不甘者麼？良久：儗心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次日，上堂，僧問云：道藉言傳，傳由文字，非文字不足紀言，非言焉能顯道？和尚為什麼戒人不要看讀文字？師云：咬人屎橛是甚好狗！僧云：恁麼則五千四十餘卷皆成剩語。師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戒人不要看讀文字？師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貫索。師復舉：開山彥禪師到夾山，山問云：何處來？師云：臥龍。山云：來時龍還起也未？師近前，以目顧視。山云：灸瘡瘢上更著艾焦。師云：和尚又何苦如此？山休去。師拈云：二尊宿一挨一拶，如善舞太阿，不傷其手，然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上堂。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心境兩俱忘，未是到家句。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說禪，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狗舐熱油鐺。

上堂，舉：保福在病，問僧云：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妙藥相救？僧云：藥方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師拈云：者僧也不易得，爭奈保福心且未甘，當時只好輕輕道：和尚病得幾時？看他出什麼語，但云：不堪發藥。豈不籠罩古今？

端午，上堂。龍牙和尚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大小龍牙見地不脫，坐在者裏，山僧不惜眉毛為他撥開一路，便見功超一切、道絕名言。乃云：迷悟從來總自由，要須平地上行舟，乾坤儱侗無今古，千載清風卒未休。就中忽有出來道：瑞巖也是釘樁搖櫓。阿呵呵，將謂無人。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五，打動法鼓，露柱出班，長老陞座。下座，顧侍者云：適來說什麼？侍者無語，乃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上堂：食輪不轉多時，甑倒厨空竈冷。侍者來覆上堂，令我千思萬想。正茲忍饑不暇，寧暇拋三放兩。狼忙披起七條，膝上橫按拄杖。驅使文殊普賢，撿點森羅萬象。喚作向上提持，大似隔靴抓癢。下座。

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息。兩不成雙，單不成隻。拈拄杖，卓一卓：鐵壁！鐵壁！
上堂：朕兆未分以前，好箇消息；朕兆既分以後，消息全無。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急水上打毬子。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打失雙眼睛，留得一張口。孤峯頂上呵佛罵祖，竅鑿頂門；十二街頭掣風掣顛，符懸肘後。長沙虎，子湖狗，拈起麤辣藜，好與劈脊摟。
病眼，上堂。山僧數日來病眼暗昏昏地，直得東西不辯、南北不分，然於不分不辯處却有箇分曉。僧問九峯：如何是把定乾坤眼？折筯攪龍門。峯云：把定在裏許，乞兒弄飯椀。僧云：乾坤眼何在？再犯不容。峯云：正是乾坤眼，貴買賤賣。僧云：還照燭也無？有甚矢照燭？峯云：不借三光勢，舌頭拖地。僧云：既不借三光勢，憑何照燭？喚作乾坤眼，狗咬枯骨頭。峯云：若不恁麼，髑髏前見鬼。正是見鬼說話，九峯長吹緩打，自謂手段高強，爭奈者僧久經行戶，酬唱無虧。若是把定乾坤眼，總未見得。今日不是攙行奪市，蓋為病多諳藥性。要識把定乾坤眼麼？卓拄杖，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
示眾。瑞巖有一機，極小彌宇宙。不居威音前，不落樓至後。晨起值天昏，夜眠逢日晝。殤子壽千春，白首纔出幼。參。
上堂：簷外連宵雨，聲聲盡屬伊，分明重指注，何事更狐疑？
謝明慶瑩中和尚惠竹拂，上堂，拈起示眾云：凌雲勁節，傲雪孤標。結根於曠劫之先，孕質於三乘之外。一刀兩段，不假思惟。信手拈來，神號鬼泣。非麈尾之能齊，豈龜毛之可比？擊處而雷轟蟄戶，豎時而劒倚長空。馬師束手歸降，百丈望風斂衽。有如是之妙用，有如是之神通。汝諸人還知來處麼？若也未知，問取明慶和尚。擊禪牀，下座。
青苗，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山中連日集眾看經，用保禾苗。但見白底是紙，黑底是字。既不離經自立，亦不依經解義。且道是佛說？是魔說？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猛虎口裏活雀兒。僧云：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金剛手中八稜棒。僧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李白捉月，張騫乘槎。師乃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三界獨尊，天上天下。收得來，放得去，生鐵槌，被蟲蛀。有利無利，不離行市。三更月下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
上堂。拈拄杖，云：者箇是德山棒。卓拄杖，云：者箇是臨濟喝。是汝諸人切忌將錯就錯。豈不見玄沙和尚云：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有底聞與麼道，便解東邊思量、西邊計較，別要討箇出身路。殊不知，牛欄

馬厩、圓覺伽藍，火聚刀山、清涼境界，瑞巖到者裏巧盡拙出，只得趁風倒柁、逐浪隨波。雖然，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今朝七月一，屋角秋風動。無上解脫門，豁達無遮擁。東來西來，南來北來，明窻下如法安排。是佛是祖，是聖是凡，手面上等與一送。有主有賓，全體全用，澈骨風流，十八不共。三千剎海夜沉沉，妙高山色自孤聳。
解夏，小參。安居制滿，一念萬年；布袋頭開，百了千當。天南地北，無非圓覺妙場；溪東溪西，總是國王水草。與麼，與麼，鋤得片畬，種得籮粟；不與麼，不與麼，日中一飡，夜後一寢；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拈出倚天長劒，截斷露布葛藤，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正與麼時，是汝諸人還知者箇消息麼？若也未知，未免向淨潔地上拋沙撒土去也。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者箇消息？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或行棒、或行喝，或堂前輥毬、或室中安水，豈不是者箇消息？自餘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後園驢喫草，趙州勘婆話、百丈野鴨話，雖則三頭兩面、萬別千差，豈不總是者箇消息？如斯理論，俯徇機宜，明眼人前是甚寐語？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驀拈拄杖，卓一卓，云：百雜碎，沒窠臼，拈得鼻孔失却口，儗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說偈云：夏罷抽單何處去？勸君權息此時心，諸方爐韛如灰冷，少室門庭似海深。若要悟明超佛祖，莫將知解當胷襟，惺惺石畔堪行樂，共聽松風演正音。
上堂：夏有解結，法無定相。有無之義，空裏漚華。南天台，北五臺，在諸人脚跟底踏著踏不著，置而不說。前程忽有問何處來，切不得道瑞巖來，教他疑三十年。
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提，乾坤失色。如王寶劒，凜凜神威。儗欲衝前，橫屍露骨。一向與麼，道絕人荒。密室商量，轉無交涉。拈拄杖：昨夜西風枕簟秋，無限蟬聲噪高樹。
上堂：萬里無雲，青天猶在。千波競起，水量無虧。動靜難該，明暗罔措。你衲僧家獨行獨立，早是檐夯太重。更若他為，如蛾赴火。
師問僧云：昨日晴，今日雨，如何是一體真如？僧云：和尚問誰？師云：即今問上座。僧云：適來却會，而今却不會。師打兩掌，云：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上堂。諸佛法印歷歷現前，從上以來莫不以此印而為佛事，諸人語時語現、默時默現，乃至一切時、一切處無不現。當其現時，且非大非小、非青非黃，量度他不得、描貌他不得，畢竟作麼生趣向？

不見古人云：聲前領旨，猶迷顧鑒之端；句後精通，尚昧識情之表。大家究取，光顯此宗。
上堂。黃檗坐南泉鉢位，利動人心。仰山夢昇兜率天宮說法，開眼作夜克賓，法戰不勝，暫時失采。雪竇對賓客談論，韓大伯冷地發笑，年衰鬼弄人。今日承諸名勝下訪，聊舉四則因緣，用相暖熱，莫怪空疎。下座。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黃華粲林藪，蟋蟀啼壞墻。情與無情，一筆勾下，西來祖意，正好商量。手提殺活金剛劒，直踏毗盧頂上行。
請侍者，上堂。趙州與文遠，鬪劣不鬪勝。老大不識羞，相席還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轉轉成毛病。瑞巖百不能，愛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錙銖無欠剩。以此為瑞為祥，以此為坑為穽。斷衲僧之咽喉，續佛祖之慧命。
上堂：古人道：諸佛一向淨用，故名諸佛；眾生一向染用，故名眾生。大眾！熱則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彼彼丈夫，莫受人瞞。
上堂，僧問云：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為明？師云：物見主，眼卓豎。僧云：摩竭掩室，毗耶杜詞，相去多少？師云：一坑埋却。僧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畢竟明什麼邊事？師云：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師乃云：黃金鑄就鐵崑崙，推出人前駭見聞，四七二三驚吐舌，埋頭東走向西奔。
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與麼說話，譬如以大地作射垛，挽弓所向，無不中的。眾中忽有出來道：如斯舉唱，今古罕聞。山僧喚侍者點一椀茶供養他。更有出來道：如斯舉唱，未稱全提。亦喚侍者點一椀茶供養他。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
上堂：大智非明，真空絕跡。三世諸佛，只言自知。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今日抑不得已，向諸人面前說東道西，大似巡官犯夜。卓拄杖，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
上堂：古人吐露一言半句，要控諸人得箇入處；瑞巖不以一言半句為事，也要控諸人得箇入處。古人說而不說，瑞巖不說而說。且道是一合相？非一合相？
開爐，上堂。楊岐和尚示眾云：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疎，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起死柴頭，且向無煙火。山僧雖忝末裔，要且不與同塵。薄福住鞔峯，多嗔還少喜，此日話開爐，火種無些子。報諸人，休儗議，大家收足上蒲團，今歲立春在年裏。祖忌，拈香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舉香，召云：大眾！達磨大師面目現在，巍巍堂堂，離一切

見。
上堂。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便請全身檐荷，何必再三勞讓。巢和風，穴知雨，兩箇石人相耳語。百丈擭得鼻頭穿，野鴨成羣自飛去。喝一喝。
多福、秋江和尚至，并侍者進退，上堂：通宗通途，挾帶挾路，一句全提，萬機頓赴。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學人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奇怪諸禪德！是牛鼻勒芒繩，是馬口嚼生鐵，提妙明之心印，用格外之生機，還他多福始得。且者僧與麼問，還有孤負處麼？金鷄啼向玉闌干，一聲直透須彌頂。
冬節，小參。始見重陽，又逢冬至。大法本無變遷，寒暑自成來去。是以，山僧自到此山，首尾將及二載，運水搬柴、迎賓送客，與諸人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心思意想、同一鼻嗅舌嘗。山僧移易諸人，一絲毫不得；諸人移易山僧，一絲毫不得。所以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有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與麼說話，大似掩耳偷鈴，今夜打動法鼓。集眾，小參。不說同法，不說異法，不說不同不異法。若是皮下有血底，向者裏翻身一擲，抹過太虛，便見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總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喝一喝：好事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煖丹田。
復舉：溈山因仰山向火次，溈山問云：天寒？人寒？仰云：大家在者裏。溈山云：何不直說？仰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溈山云：直須隨流。師拈云：珠明川媚，玉閏山輝，溈山父子之謂也。是則固是，當時若知有轉身一路，子孫也未到斷絕。還會麼？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其或未然，更聽一頌：一對琵琶月下彈，清風習習指端生，只知寫盡心中事，誰管傍人冷地看？
上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出，還同瓦礫。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長連牀上，滴水滴凍。十二街頭，滴水滴凍。
上堂，舉：五祖和尚云：世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師拈云：大小五祖、白雲正傳，將謂有迴天關、轉地軸底謀略，如斯吐露，何異宋人以死鼠為璞？瑞巖則不然，世有一物，在凡屬凡、在聖屬聖、在邪屬邪、在正屬正，萬事紛紜，何須號令？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示眾：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摑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拈拄杖，三句內，一句外，不涉兩頭。有人道得，拄杖子兩手分付。
上堂，拈拄杖云：三世諸佛是門外漢，六代祖師是門外漢。所以道：有一句子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子到你，瞎却你眼。卓拄

杖：南人不相耳，北人不相鼻。
上堂：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過。誰敢為安名，打教你頭破。乃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臘八，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立。雪山深處，夜覩明星，豁爾大悟，螢火之光也。敢問：未悟以前向什麼處蹲坐？既悟已後又向什麼處出頭？通方作者試出道看。良久，云：休！休！看！看！白却少年頭，填溝塞壑無人會，雲自高飛水自流。
除夜，小參。拈拄杖，云：先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是汝諸人從年頭至年尾，觸目遇緣，隨處明了，何曾昧却？開山彥和尚云：主人翁惺惺著，好不丈夫。更有德山、臨濟棒喝交馳，雖則雷奔電激，爭奈蟄戶未開？畫拄杖：乙巳歲，君所司時令、所屬善惡一畫畫斷，直得木人發笑、石女謳歌，微塵數佛一時現前，無邊剎土不離掌握，各請歸寮穩臥，明朝起來慶賀新年，見僧賀僧、見俗賀俗、見狸奴白牯賀狸奴白牯，還知有不受賀者麼？卓拄杖：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復說偈，云：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塵勞事不同，今夜勸君都放下，管教明取少林宗。
元旦，上堂。新年頭有一句子舉似諸人，者一句子即是父母未生已前底句子，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 度。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謝兩序，就退院，上堂。我此一宗，難為荷負。自非有驅耕敓食手段，放行把住機關，至於一進一退之間，未免貽笑作者。瑞巖今者兩序，進退各得其宜。其進也，如耀世明燈，燭破歷劫昏衢之暗；其退也，如潛淵老蚌，孕成不夜照乘之珠。毗嵐猛風，吹之不滅；五濁穢泥，汩之不昏。大眾，荷負既已得人，山懷正堪放下。且放下底事作麼生？拈拄杖，椰[木*栗]橫檐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二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三

仗錫禪寺前住持嗣法比丘宗亘等編

舉古

舉：德山示眾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浮山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其奈法眼、圓明猶不放過。雪竇雖則縱奪可觀，抑揚有準，要見二老宿亦未可。拈拄杖，畫一畫，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師云：德山以強凌弱，者僧有理難伸。法眼、圓明固是見義勇為，爭奈死而不弔？浮山云：雪竇雖則縱奪可觀，抑揚有準，要見二老宿亦未可。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浮山云：者僧喫雪峯一踏，小出大遇；長生喫雪竇一踏，禍出私門。撿點將來，總是涅槃堂裏漢。師云：者僧喫雪峯一踏，白日見鬼；長生喫雪竇一踏，平地成仙。大小浮山，蹉過不少。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頭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雪竇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悟去，還端的也無？然刁刁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人，謾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豎起拂子：為復如蟲禦木？為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浮山云：龍驤電卷，虎嘯風生，師資會遇，不妨奇特。雪竇云：只如馬祖道：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豎起拂子：為復如蟲禦木？為復啐啄同時？胡餅覓什麼汁？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走作多少人？還會麼？劒斬甑人頭，波斯腰不屈。師云：無辯龍蛇眼目，難以荷負正宗；無超佛祖機謀，難以定論今古。馬祖一喝，何止百丈三日耳聾？直得盡浮幢王

剎海，若聖若凡，被他轟破耳門，聽事不真，喚鐘作甕，與麼舉揚，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舉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雪竇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浮山云：餿飯坭茶爐。師云：松直棘曲，鵠白烏玄。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雪竇舉至此，代永嘉便喝，乃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舉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浮山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師云：永嘉承虛接響，祖師將錯就錯。雪竇龜背刮毛，浮山馬頭安角。繞禪牀三匝兮眼似銅鈴，勉留一宿兮頭如木杓。松風江月少人知，南海波斯生白澤。

舉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云：趙州古佛。遂遙作禮，從此不答話。雪竇云：眾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浮山云：趙州不因者僧，爭得與雪峯相見？雪峯不得趙州，爭能圓得此話？大小雪竇刺腦入膠盆，師云：杲日昇天，宿雲解駁，陽春回律，枯枿萌芽，直得長空皎皎，萬彙熙熙。若是覆盆之下，朽腐之餘，又爭怪得者僧當面蹉過，累他雪峯、趙州輥入草窠裏。雪竇、浮山可謂入理深談，互相擎展，要且只能委曲，不能直截。今日有問：古澗寒泉時如何？蟻子擎天柱。飲者如何？藕絲掛須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山至來日，上問訊云：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商量。洞山於此大悟。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拶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浮山云：把定乾坤，佛祖無進入之路；放開江海，魚龍得游泳之方。雲門老人不妨奇特。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拶著便冰消瓦解，識甚好惡？當時若據令而行，瞎却天下人眼。師云：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汝諸人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洞山慣曾作客，少遇知音；雲門食店雖開，不許人喫。所以雪竇抑雲門而出洞山，浮山小雪竇而扶雲門，與麼見解，天地懸殊。諸人要會麼？年年八月二十五，查渡依然冷浸秋。

舉雲門示眾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云：不說那知，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好一棒，爭奈打不著。雪竇云：便與掀倒禪牀。師云：勞而無功。浮山云：雲門赤心片片，蓋代功高；雪竇見義勇為，機如掣電。二俱足可觀光，其奈頂門無眼。師云：有文有武，有卷有舒。又云：飯裏著得屎麼？
舉忠國師三喚侍者，雪竇云：點即不到。侍者三應，雪竇云：到即不點。國師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雪竇云：謾雪竇不得。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雲門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浮山云：國師好肉剜瘡，雲門灸瘢上著艾。雪竇大似隨邪逐惡，殊不知鼻孔總在侍者手裏。師云：叢林中商量，國師三喚，嘔出心肝；侍者三應，全身檐荷。是則固是，只如國師道：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又作麼生評論？若曰兩無孤負，昧却雲門大師；若曰兩有孤負，屈了雪竇老漢。總不與麼。浮山又道：鼻孔總在侍者手裏。靈巖向者裏露箇消息，也要諸方撿點。易分梅裏粉，難辯墨中煤。
舉：馬祖令僧知藏馳書上徑山，山接得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却封回。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浮山云：欽師被馬師惑且置，國師惑却多少人？雪竇云：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穿却天下人鼻孔。師云：馬師自惑，國師惑人。置而弗論。當時徑山下者一點，非惟點破馬師髑髏，抑且為千古龜鑑。

頌古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朱弦彈夜月，翠袖舞春風。只者消搖處，何人得與同。

世尊降生

奇哉千歲烏龜殼，靈聖昭於未灼前。一自當陽鑽破後，都盧不直半分錢。

拈華

靈山拈起一枝華，出草於菟露爪牙，金色頭陀遭一口，至今天下亂如麻。

外道問佛

不問無言與有言，張顛顛後更誰顛。掃成筆底龍蛇陣，流落人間萬古傳。

達磨面壁

面壁胡僧瞌睡多，西來伎倆盡消磨，當時不得神光力，一箇渾身沒奈何。

二祖立雪

俗子投誠慕聖師，炎炎火宅厭驅馳。夜深獨立庭前雪，徹骨寒來只自知。

女子出定

彈指聲中出定時，毗嵐撼動五須彌。可憐費盡神通力，羞殺堂堂七佛師。

三十年不少鹽醬

知子無如父最親，何須苦苦問元因。平生不作暗中事，直把心肝吐向人。

百丈再參

師子教兒迷子訣，漏泄天機惟一喝。堪笑堪悲馬大師，千古萬古成途轍。

國師三喚

國師三喚，星飛火亂。侍者三應，相席打令。吾負汝兮汝負吾，王喬跨鶴來偃都。俯視人間同坎井，漂流汩沒胡為乎。咄！

有句無句

只箇布單猶賣却，三千里外罄身來。前途且得無檐帶，又向明昭走一回。

明昭問僧：虎生七子。

第七於菟獨無尾，目光閃閃腥風起。嚇殺明昭獨眼龍，不臥澄潭臥死水。

南泉示眾

不是心，不是佛，叔孫禮樂蕭何律。漢室龍興佐太平，龍驤虎驟成乾沒。君不見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枕石臥煙蘿，山中樂事多。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匡徒領眾徧諸方，禪有師無未厮當，賺殺五湖雲水客，茫茫走得脚生瘡。

臨濟見僧便喝

只將一喝定綱宗，聞者如同耳過風。自是要貪途路樂，不須惆悵怨飄蓬。

十二面觀音

觀音十二面，面面總無偏。不是閑神鬼，休來化紙錢。

臨濟問僧：什麼處來？

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臨濟小廝兒，三步作一跳。

無位真人

面門出入露全身，苦口叮寧說向人。到此不須生異見，從來賊是自家親。

趙州訪臨濟

賓中主也主中賓，掣電機輪眼裏塵。射虎不真徒沒羽，至今愁殺李將軍。

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到老無煩惱。夏熱便乘涼，冬寒便著襖。

使得十二時辰

晝夜從來十二時，使來使去何時了。引得無知瞎屢生，隨例茫茫入荒草。

趙州訪茱萸

大法淵源浩莫窮，擬探深淺枉施功。一條拄杖且靠壁，雷電何時解化龍。

趙州一日從殿上過

自屎如何不知臭，人前猶自挑來嗅，大都年老變成魔，千佛出世知難救。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一拳還一拳，一踢還一踢。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

趙州勘婆

婆婆偏要逞風流，越格風流遇趙州。各向人前誇意氣，豈知白盡少年頭。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何處去？

知有底人何處去，檀越家中作水牛。橫眠倒臥闌圈穩，萬里青天月一鈎。

趙州一日在方丈

沙彌伶俐，侍者[泳-永+盾]掘。鑑裁分明，不差毫忽。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喚一聲兮應一聲，半滿偏圓一齊說。鷺池鷲嶺給孤園，不出而今箇時節。

趙州一日共文遠行

可惜面前一片地，被他一火都狼藉。年年野草碧連天，指向時人人不識。

文遠禮佛

禮佛尋常事，如何便打他。向來為父子，今日是冤家。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蠱毒家中水，軒知要殺人。寧教饑渴死，切忌莫霑唇。

金佛不度爐

金佛木佛，泥佛真佛。精精靈靈，掘掘[泳-永+盾][泳-永+盾]。眼中瞳子面前人，作者相逢莫輕忽。

青州布衫

單單提起七斤衫，要與師僧作指南。本是自家成現物，隨時脫著有何難。

鎮州蘿蔔

鎮州蘿蔔光生，政好將來煮羹。喫得肚裏飽了，不妨東行西行。

僧辭趙州

者僧要往南方，特問趙州卜 日。只消一道真言，到處變凶為吉。

趙州問僧：甚處來？

雪峯打動氈拍版，趙州吹起無孔笛。夜深把手御街行，等閑合出鈞天曲。

胡釘鉸

一縫釘不徹，猶說更打破。利動小人心，黠過地上臥。

疎山造塔

休論山鈐與他鈐，自然衰旺弗相干。玲瓏八面煙霞表，何用羅山再合尖。

羅山送同行

舉目千山與萬山，別時容易會時難。離亭無限相思意，更把琵琶子細彈。

德山托鉢

德山不會末後句，賴有巖頭為發明。果得三年遷化去，却將平地掘成坑。

雲門示眾云：世界恁麼闊。

石女腰邊裁兔角，鐵牛背上刮龜毛。雖然只是尋常事，千古輸他手段高。

德山入門便棒

棒下傳心印，森羅盡罷參，高茅村座主，曾是見龍潭。

百丈野狐

春到園林感物情，窓前一鳥百般聲，口頭只為無常度，千古難磨反舌名。

魚跳網

頭動尾動活鱍鱍，宏綱大網難遮遏。騰身一躍過天門，東海龍王驚吐舌。

甘贄設粥

等心來設粥，何處有諂訛。行者出門去，南泉打破鍋。

竹篦話

竹篦舉起，日照天臨。擬分背觸，大海摸針。

主人翁

頻喚主人翁，修行怕落空。俱胝惟豎指，石鞏只張弓。

興化打同參

正令當行，佛來也打。口似血盆，分疎不下。

興化打克賓

養兒最怕順毛捋，興化家風與世乖。棒了罰錢趁出院，要他赤手立生涯。

聞東廊也喝

秘魔擎叉捉老鼠，慈明揭榜鬼畫符。何似風流興化老，紫羅帳裏撒真珠。

單刀直入

大坐當軒驗作家，單刀直入尚諵訛，喝聲迸落千巖月，爭奈全身墮草窠。

出則為人

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有人揀辯得出，也是鬼爭漆桶。

隱峯淨瓶

提起淨瓶當面瀉，是他慣會討便宜，襯衣單著曾驚眾，三聖堂中下一槌。

石頭云：恁麼也得。

滄海渺瀰焉用濬，泰山高聳不須培。一條古路如弦直，拍手浩歌歸去來。

三聖問雪峯

驀箚相逢笑臉開，大家擒手上高臺，及乎話到諵訛處，恚語瞋拳劈面來。

夾山境

碧巖青嶂，峭絕幽深。華開葉落，自古自今。夾山隨風倒柁，法眼劈腹剜心。唵部臨，唵齒臨。

檐版漢

未嘗飲水便知源，鼻孔分明失半邊，貼肉汗衫都脫了，喚來重與痛加鞭。

一氣轉一大藏教

睦州有口元無舌，妙義重重一句該。為報五湖禪客道，等閑休作鴨聞雷。

兩堂首座下喝

兩堂齊下喝，各自縱威權。誰道成功處，領歸臨濟邊。

普化搖鈴

鬧市紅塵闡大機，不同閑鼓口唇皮，鐸聲撼動三千界，蚌蛤螺螄睡正癡。

明招天寒上堂

風頭暖室雖然別，立命安身總一般，哮吼自無師子子，明招豈是故相謾？

保壽開堂

正令全提日月昏，東西南北競趨奔。百丈游山見野鴨，道吾答話得要禪。

古德不赴堂

莊上油糍滋味別，果然喫得飽非常，可憐侍者無慚愧，問訊低頭請赴堂。

中心樹子

斫倒中心樹子，批破祖父契書。英雄氣奪項羽，貧無卓地之錐。

新婦騎驢阿家牽

坐得驢兒穩，今朝喜入門。檀郎相見了，心事正堪論。

烏臼問玄、紹二上座

猛虎口中奪食，驪龍頷下探珠。不有天然作略，定應斷送頭皮。

乾屎橛

雲門乾屎橛，炙地又熏天，大家齊打疊，送上渡頭船。

須彌山

須彌突兀倚青空，推出蟭螟眼捷中，若也一朝親到頂，方知不與眾山同。

鋸解秤椎

拈出秤椎將鋸解，燈籠露柱鬧啾啾，其中未解忘情者，奇特商量卒未休。

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藏身古廟正憂煎，鬼面神頭盡現前。待得翌時風雨過，依然杲日耀中天。

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

宗師與汝長相見，因甚頭皮更樣頑？惡水舀來三度潑，猶如對面隔千山。

夾山示眾：目前無法。

和盤托出尚遲疑，被蓋囊藏豈得知。畢竟爛泥中有刺，不知踏著是何時。

無業國師

一條紅線兩頭牽，爭得叢林此話圓？索性為渠都摘斷，虛空背上打鞦韆。

靈雲見桃華

靈雲見桃華，欹橇列挈丫 。一年開一度，爛熳似紅霞。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

敢保兄未徹，背後空揑訣。打破鬼門關，喫水須防咽。

言無展事

把斷咽喉，穿過鼻孔。東土西天，頭輕尾重。

舉道者訪瑯邪

一箇執[仁-二+幻][仁-二+幻]到天，一箇放頑頑到底。各與三十麤辣梨，還我相看主賓禮。

語默涉離微

巧婦做成無麵餅，呆郎買得有錢村。令行吳越功難共，鐵券休將累子孫。

趙州訪道吾

斑斑駁駁豹皮褌，著出人前駭見聞。不是趙州曾識慣，一場驚恐豈堪論。

臨濟遷化

白拈手段元無比，對面謾人不可論。剛把十方常住物，臨行分付與兒孫。

僧問虔峯

煙笻雨笠野盤僧，到處無非昧己靈，堪歎高年二尊宿，却將漆桶對渠呈。

聞聲悟道

蓋色騎聲莫外求，東頭打著動西頭。華紅柳綠須臾事，犬吠驢鳴卒未休。

陸亘大夫問南泉

南泉指出一枝華，毒似南山鼈鼻蛇。天下更無人解弄，最堪誇又不堪誇。

雲門拈拄杖舉教中云

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太行雖路險，依舊有人行。

玄沙三種病

玄沙不出飛鳶嶺，攪吵叢林事萬端。只此未為真傑斗，靈雲猶且被他瞞。

玄沙見新到

未曾輕吐露，先與劈胷拳。語下分緇素，還應落蓋纏。

赤肉團上

日炙風吹赤肉團，神通變現百千般。一時拋向人前去，打鼓從教普請看。

百丈侍馬祖游山歸哭

李陵蘇武河梁別，留者悲兮行者悅。古今休論是和非，漢地胡天共明月。

楊岐問僧：栗棘蓬作麼生吞？

烈焰紅爐亘天極，曦和退馭姮娥泣。鐵壁銀山萬仞高，到此也須鎔作汁。

三脚驢

楊歧倒跨三脚驢，湖南長老相追隨。過都歷塊如電馳，駑駘竭蹶徒嗟吁。

廬陵米價

青原旨的，易見難識，軟似綿團，硬如特石。大士門槌，寶公刀尺，更問如何？棒教誰喫？
後園驢喫草，一飽一切飽。不比餓韓盧，空把枯骨咬。小魚吞大魚，水上卓紅旗。欲言言不及，林下好思惟。

五逆聞雷

鐵牛昨夜拗折角，撞破虛空鳴剝剝。今朝特地辯蹤由，却是東村李八伯。

口是禍門

一句當機絕較量，五湖四海沸如湯。蝸牛角上乾坤闊，石火光中日月長。

龍門十二時辰歌

時時日日，日日時時。綿綿密密，怪怪奇奇。

鐘樓上念讚

截斷兩頭，打中間底。惹起是非，海水難洗。

師子尊者

流水不復返，落華難上枝。夜闌孤燭下，心緒亂如絲。

芭蕉示眾

咄哉！亂走阿師，何曾放得？拄杖捉來，拗作兩橛。(請續末後句)

十智同真

十二街頭安客廁，不許人來胡亂屙，任你一鍬能掘井，擡眸鷂子過新羅。

一口吸盡西江水

拾得一顆驪珠，自謂人間無價。撞著東海龍王，視之如同土苴。

雲門鑑：咦！

雲門一鑑，萬苦千愁。諸天罷樂，帝釋搖頭。咦，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通智勝佛

刻舟求劒空費力，守株待兔那由得。鷓鴣只麼戀蒿枝，大鵬自展搏風翼。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白鼻崑崙舞柘枝，春風庭院落花時。千村萬落人爭看，那箇元無眼上眉。

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開單展鉢，拈匙放箸，一一現成，討甚碑記？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

石女擔籃空手擺，黃茅山上尋螃蟹，澗垉峯迴路轉深，更無一箇相逢者。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隨處青山綠水，坐我洞庭瀟湘。

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十箇元來是五雙，釋迦老子面皮黃，琉璃殿上行人少，犬吠驢鳴滿大唐。

救產難

檀家產難祈分免，一語相投頃刻間。是我好兒槌不殺，信他人馬要騎難。

至正戊申，余以避兵依龍山永樂南谷褒公。公之孫鼓山詗師謂：昔大慧竹山以避兵亂，居雲門庵，作頌古一百一十則。今師之來，其迹適相似。況宗門寥落，師亦當續其遺響。余不揣，勉贅蕪語如其數，以答詗師之意云。無慍識。

趙州訪上下庵主

白髮漁翁坐釣舟，蘆華兩岸一般秋。錦鱗不食江風冷，收拾絲綸歸去休。

達磨見武帝

玉殿珠樓盡豁開，區區獨進萬年杯。雖然不得君王寵，猶帶天香滿袖回。

庭前栢樹子

八十高年始行脚，頭髮莖莖到根白。佯聾詐啞討便宜，人問西來答庭栢。

德山見龍潭

頭角崢嶸臥碧潭，四山惟見起青嵐。有時觸著風雷動，大浸須彌露一簪。

黃檗上堂，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召云：大眾！大眾！回首，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萬仞雄關絕四鄰，不通來往峭嶙峋。可憐南北貪程者，風雨淒淒愁殺人。

慈明揭榜

一道天書出禁城，千門萬戶盡疑驚。纔聞使者宣傳後，稽首山呼賀太平。

小佛事

聰西堂起龕：某是黜聰明、泯知見、不懼生死底漢，颺下住山鈯斧，正好東行西行。
徑山南楚和尚茶，龐公舉橐，仰山、撼樹二大老各展鎗旗，殺活自在，到我堂頭，和尚面前總用不著。何故？萬仞龍門，鳥飛不度。
暫到見上座起龕。欲得大用現前，須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生死即空。家舍途中，更非別物。頂門放出遼天鶻。
耐監寺火逼慈明。晚參。是死伎。豎起火，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耐烹煉者，惟真金爾。
受都寺火，受得惡辣。拳踢便解，超生越死。漏燈盞動地放光，金剛圈分文不直。烈焰堆中理釣車，釣得鯉魚長一尺。
印藏主起龕，毗盧正印，文采燦如，不善用者，動成窒礙，平地上死人無數，透過荊棘林是好手。
福維那火。福城東際不異于今，汝因甚向桶箍爆處方始死却伎倆、滅却現行？舉火，云：點火照看面皮厚多少。
運監寺鎖龕。靈機密運，智鑑發輝，直得三脚驢[跳-兆+孛]跳，踏破虛空。只者鎖子有甚用處？
昇都寺起龕。拗折聖箭子，好箇昇平世界，生老病死，甚處得來？放便倒，扶便起，星流電激三千里。
常都寺起龕，愛惜常住，如護眼睛底，一念盡情放下了也。涅槃臺上不用遲留，勝熱門頭更須進步。
生都寺火。楊岐對白雲發笑，大似逼生蛇化龍，總是死門，俱非活路。擲下火云：我喚作火，汝不得喚作火。
奇上座，火生佛未具以前，有一段奇特大事，成住壞空該攝他不得，心思意想捉模他不得，直下會去，方知道無量劫來舍身受身，如火燒冰。
漢監寺起龕。今朝一隊死漢送箇活漢，透過金剛圈，吞却栗棘蓬，十方世界杳無消息。雖然，也是喪車後掉藥囊。
有提點火，拈却漏燈盞，放出本有靈光，照破歷劫生死昏衢之夜。月不待風而涼，日不待火而熱。
道淨人起龕。至道淵曠，弘之在人。黃梅夜半傳衣，大似弄假像真。真不立，妄本空。死蛇驚出草，撞倒須彌峯。

滿書記起骨茶，滿肚文章，通身檐版，及乎挨拶將來，直是皮穿骨露。南匾頭自非慈明痛下毒手，未免向泐潭死水裏浸殺人，在畫樓沽酒處相要來喫。趙州茶。

成上座，起龕現，成公桉，不用躊躇。孚上座，在楊州，聞畫角，當下悟去。高亭隔江見德山，便乃橫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明都管入塔。明知是者箇，開口道不得；明知不是者箇，開口却道得。坐斷兩重關，天然露風骨，百發百中，聖箭離弦，七穿八穴，湘南潭北，為君幾下蒼龍窟。

義都寺火。汝雖出塵，不明勝義，是情執未斷。汝雖年耄，不達性空，是大事未了。即今四大已離，未斷斷取，未了了取。楊岐檐子，拗作柴燒。烈焰堆中，橫飛雪雹。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三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四

翠山禪寺住持嗣法小師比丘居頂等編

讚

觀世音菩薩讚

鎮江府普照禪寺住持灝姪文暐，購菩薩畫像一軸，慈相甚宏偉無慍，謹為焚香拜讚曰：

稽首憫世大慈父，從聞思修證寂滅，於寂滅中無所住，故能三十二應身。眾生感果既不同，不與同類知難化，而我菩薩審其宜，隨緣泛應作佛事。根塵二性識為主，於識所現無有邊，六凡四聖由茲出，是故得名如來藏。識性旋復露本真，圓通之門啟關鑰，隨方來者皆得入，如子就父無所疑。娑婆眾生迷本聞，循聲流轉墮邪見，有若山雞惜毛羽，臨流玩影死不悔。菩薩為興精進力，巧誘同至真如地，究竟了然如夢幻，聞與聞性俱圓融。我願世間諸有情，尅志均修獲常住。

圓通境界，萬類同歸，闢厥要道，非聖而誰？惟我大士，興慈運悲，入諸有海，為仗為依。我今皈命，念念弗渝，大士之念，念亦念余。彼念此念，匪即匪離，如大圓鏡，如如意珠，神光湛湛，應用不虧。願諸含識，黜婬怒癡，等觀生滅，證此真如。

行深般若，色空無二；如幻金剛，灰滅身意。尋聲救苦，不墜大悲；會俗冥真，不緣聖智。以耳根一門之圓證，契十方諸佛之極果，豈心言可得而思議哉？

蒼壁倚天，示險崖句。明月在水，現真實身。圓融心境，迥脫根塵。眼見何如耳聽親？

以口說法，口有時歇。以身說法，身有時滅。惟我大士，宴坐水月。剎剎塵塵，不說而說。

左手搘頤，右手桉膝。所說既忘，湛然空寂。譬如時雨，滋長萬物。雨既無功，物亦無得。

以魚示人，人不為意；以珠示人，人以為異。欲控人心，珠纓窣地，無法可得，是真授記。

應化無方，何曾有作。寂然不動，未始無為。示不思議解脫之境界，攝五濁清泰之真歸。聖階不退，智焰長輝。拶倒險崖施眾吼，蝦蟇吞却玉蟾蜍。

聲是佛聲，色是佛色，消塵旋明，隨處證入。稽首大士，為物作則，普願有情，得無畏力。

迅瀑驚雷，長松倚蓋。維喧維寂，金剛三昧。
反聞聞盡絕離微，六用門頭自息機。童子不來春寂寞，寶瓶楊柳正依依。
端坐法空座，分身徧剎塵。無邊聲色裏，獨露本來人。一毛頭上普門境，百草頭邊自在身。脫頷驪珠那有類，當臺明鏡本無塵。

魚籃觀音讚

籃裏錦鱗，鮮活可羨。不遇當行，誰著眼看。赤手提來走市廛，頭上金烏急如箭。
籃裏分明是活魚，聲聲報向大家知。好場買賣無人識，放下身心是幾時。
好箇錦鱗誰肯買，手頭[欻-欠+占]歘更沉吟。眾生不道無靈種，爭奈茫茫業海深。

行道觀音讚

前無迎者後無隨，手掐圓珠步較遲。回首塵勞深似海，眾生度盡是何時。

妙湛上人書普門品觀音像讚

三十二應身，處處無住著。拈起一毛端，普門何廓落。妙湛總持不動尊，解盡眾生煩惱縛。

翠巖琳上人書法華塔讚

惟此寶塔，常現世間。不選不變，屹如崇山。纖塵不立，湛然清淨。大小合宜，高低普應。徧周沙界，放大光明。破癡暗獄，開正法城。眾生肉眼，見如不見。爰有智人，曲開方便。再闢靜室，翠巖之陽。寥寥虛敞，止止吉祥。外緣既絕，內照惟寂。宣持法華，以為常則。慨茲寶塔，佛佛同居。示真實相，匪我而誰。凭紙運筆，手書心誦。結字搆形，妙於機綜。相輪層級，欄楯建瓠。行布圓融，宛如生成。多寶釋迦，時時對面。曠劫至今，不分一線。日月有盡，此塔長存。誓將呵護，天龍駿奔。作大饒益，至功不共。我述讚詞，畫波求縫。

文殊大士讚

草衣勃窣，紺髮鬖髿。共維摩談不二門，落節不少；對釋迦擇圓通法，拔本何多？手中經卷撇得下，不妨隨處薩婆訶。

朝陽對月二讚

者領破布衫，零落吁已久。今日補不完，何年更下手。看底是誰經，忙忙且披閱。不了第一義，孤負天邊月。

布袋讚(十八子)

拋却兜率陁天，輥入小兒羣隊。只管牢把拄杖，不知打失布袋。稽首彌勒世尊，何曾得大自在。回頭轉腦可憐生，他家自有通人愛。

啞女讚

者一片田地，焉用頻頻掃。若不啞却口，如何向人道。

普化和尚讚

尋常針箚不入處，鐵壁銀山未是堅。十二街頭搖木鐸，和盤托出在人前。

達磨祖師讚

東土先鋒，西天殿後。語觸梁王，事同掣肘。莖蘆泛泛，非謂潛身。四顧寥寥，且須袖手。一華五葉，吹劫外之春風。直指單傳，翻空中之石臼。神光斷臂覓安心，可憐鬬合揚家醜。

智覺禪師讚

奉化福慧庵主僧仁寧，持所奉智覺像以相示。余獲瞻禮，不覺涕淚俱下，恨不得與師同時而求侍巾拂，聽其提持大綱，闡揚奧旨，盡我微細法執。謹再拜稽首，為之讚曰：

心無生滅，惟證乃知。高揭宗鏡，光現影隨。百尺竿頭，放身自在。大用熾然，迥絕對待。方便百八，日日安行。憫彼後學，勤穫怠耕。研其說法，如禹治水。猗甘露滅，詞無虛美。

虎丘隆禪師讚

於菟肉，醉未醒，爪牙已露全鋒。殺人活人，似空噇空。圓悟室中輸機落節，虎丘山頂罵雨呵風。百煉黃金失色，一枝桃蕚爭紅。輥鐵鼓，擲金鐘，接得楊岐正脉通。

應庵和尚讚

咄哉老古錐，平生愛打閧。耕種蒺藜園，徧布三毒種。要續楊岐正宗，大似開眼作夢。當時若不得一領破衲衣，我也知你餓殺凍殺有分。

橫川和尚讚

老翁平生口吃吃，出語撞倒須彌山。西天此土少知己，鄧嶺山寮獨掩關。

寂照先師讚

咄哉沒量大人，說著令人膽喪。平生要使拍盲，佛祖也難近傍。謂其智眼欠明，視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不直半錢。謂其手段欠高，有時拈起須彌盧，稱作十二兩，坐斷凌霄二十年，奔走四海之龍象。是故獨能崛起臨濟之正宗，熾妙喜之末焰，窮天地亘萬古，與虛空同壽量者也。

雪窻和尚讚

真本川僧，頭顱自別。一味溫和，十分列挈。拈却栗棘蓬，拔却釘根橛。六月降清霜，紅爐飛白雪。致使天育山，兩處存途轍。途轍空，成大同，風從虎兮雲從龍。

古鼎和尚讚(半身)

者漢本無面目，未曾貌著先真，只要時人知有，不欲露出全身，妙明心印，鑑地輝天，誰管迷頭認影，黑漆竹篦，掀翻海嶽，直是盡法無民，得人憎，得人怕，只宜妙喜作其先祖，寂照是其即罷，自餘談玄說妙，賣弄家風底阿師，又焉得與之齊驅而並駕者也。

善世禪師讚

宴坐匡牀，心無所係，冥應萬機，利人善世，得達磨之正宗，續迦文之遠裔，泯去來今，弘戒定慧，真西天之佛子，東土之覺帝也。

南堂和尚讚(龍泉西隱請)

智如湧泉，機如掣電。傲睨德山臨濟，放過日面月面。敲破沙盆，聲徹九天。唱脫空歌，調須千變。坐斷全吳正令行，出匣龍泉光燄燄。

榮枯木像讚(坐枯樹下)

春風扇野華糢糊，尋芳摘葉填道途。皮膚脫盡真實在，我愛老樹聊跏趺。

自讚(翠山頂長老請)

頂[寧*頁]一著，該天括地，本無形段，丹青焉寄？三關鉅闢，笑黃龍用老婆心；一喝雷奔，陋臨濟鼓粥飯氣。過橋必須斷橋，金注何如瓦注？眉毛舊話喜重圓，翠巖增聳千尋翠。

又染無著請

不讀東魯書，不會西來意，破沙盆一椎擊碎，從教塞壑填溝；乾屎橛信手拈來，直得熏天炙地。如斯為人，有甚巴鼻？若非無著道友，世上有誰識你？噫！假使打殺，狗亦不噇，更說甚麼修行，期證阿惟越致？

又仗錫原極長老請

靈山會上，一笑傳心；少室峯前，三拜得隨。是皆狹路相逢，撞著冤家債主。死蛇活弄，你不如我；猛虎生擒，我不如你。六環金錫貼天飛，翳盡時人眼珠子。

銘

小師　惟寂宗寄慧浩等　編

圓中銘

體性虛圓，孰窮終始。本無形段，豈存規矩。如月當空，不偏不倚。上下四圍，洞無邊鄙。近之彌遐，遠之彌邇。於中覓中，對面千里。勗哉圓中，請事斯語。

簡首座靜元字銘(舍禪入教)

靜為動體，動為靜用。動靜雙收，舉無不中。欲知其靜，當究其元。欲知其動，當究其根。究之無究，迥然獨存。雲之飄空，水之赴壑。彼有何心，為湍為鶴。一真法界，無不含融。動兮靜兮，教虎禪龍。

共笑軒銘

大哉此軒，廓徹無礙。燕坐其中，得大自在。青山在几，綠水當門。共我笑談，不間朝昏。萬象點頭，千聖側耳。問笑者誰，劒去久矣。楊岐啟齒，迦葉破顏。自倒自起，爭透重關。裂破單傳，掀翻直指。無盡法藏，即此軒是。

用貞銘

貞而恒用，用而恒貞，無內無外，有準有程。貞者謂何？安然大定；用者謂何？一體萬應。用而非用，貞亦非貞，湛湛寂寂，昭昭靈靈。咨爾丈夫，廓清幻妄，牛欄馬廐，大光明藏。

琦首座無依字銘

真照妙圓，非背非向。迥然孤立，寧假憑仗。如雲出岫，如鳥翔空。逍遙自在，奚覓厥蹤。詎有智人，靠此一著。大地平沉，須彌倒卓。

亮西堂西隱字銘

心法無形，該攝一切。隱而不彰，露迥迥地。四圍上下，平等弗虧。心徧其中，奚局方隅。昔有亮公，得道之妙。隱迹西山，名由是召。謂其隱也，而名未嘗朽也。謂其非隱邪，而跡滅然無有也。誰茲開士，亮其名而西隱其字者，誠欲與之齊驅，豈徒屬其後也。心乎心乎，不可授受。講得分明，轉添窠臼。

漁家傲二首

余讀東山空禪師呈夢石漁家傲，因次其韻，以悼徑山妙明和尚。
雖辭意不相埒，然春禽秋蟲，各得其時而鳴爾。

宗派傳來誠浩渺，龍淵萬古增清悄。古鑑無痕明皎皎，深而杳，光吞萬象乾坤小。鳳去啾啾喧眾鳥，空庭露冷梧桐曉。大道司南今已少，誰師表，索塗擿埴何當了。

四辯滔滔還渺渺，未窮源委憂心悄。底事癡雲欺日皎，徒遼杳，高明不為陰霾小。獨守空池憐[感*鳥]鳥，魚游脚下何曾曉。生死純真無欠少，超塵表，衣盂賴有人傳了。

偈頌

參學比丘　清歲等　編

示秀禪人

南能北秀同一師，朝參暮請同一時。胡為分宗作南北，匹似骨肉成乖離。只緣見性有差別，究竟也知無二說。明鏡非臺火裏漚，菩提有樹空中橛。丈夫豈肯師於心，便從陸地甘平沉。直是循流了源委，三乘教外求知音。空室老矣無機智，喫飯有時忘却箸。因子凌晨覓贈言，掇筆不覺書長句。

贈杲上人次南堂和尚韻

禪非禪，道非道，夜半西方日出卯。掇轉虛空背面看，四七二三徒擾擾。賣帽相頭，和麩糶麪。甜唇美舌，在處何多。激揚大事，舉唱宗乘。不道全無，其奈還少。君不見，東山為人曾落草，海月山雲俱笑倒。一曲高歌下水船，希聲激烈誰堪紹。報君知，休別討，祖師玄旨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好。

贈性傳唯侍者

性本無性，傳本無傳。纔涉擬議，十萬八千。譬如水之行地，火之傳薪。薪有盡而火常煜煜，地有極而水還津津。父不得與子，君不得與臣。包羅萬有亘今古，全肩荷負須當人。君不見靈山對眾拈華時，八紘雲淨懸朝曦。又不見少林末後分皮髓，禹門龍化雷燒尾。謂性曾可傳，如蠶作繭空自纏。謂性不可傳，正同掘地尋青天。道

人心猛利，得處亡正偏。縱橫與逆順，底用重加鞭。紙衣裂下赤骨律，寥寥迥邁威音前。

病中贈醫僧悅可庭

我懷佛祖病，不獨病厥躬。三界病有盡，我病無終窮。可庭解醫病，聊與言病功。虛空病之體，病體離虛空。呻吟儂笑病，歡樂病笑儂。推病病不去，覓病病無蹤。年來識病處，不將病掛胷。千病及萬病，只與一病同。有身則有病，無身病何從。

贈項君禮

佛祖無上大道，非黠慧而可知。要須從頭打疊，直教絕毫絕釐。豈不見昌黎伯，大顛室內曾挨拶。得入還從侍者邊，先以定動後智拔。又不見黃太史，曾近晦堂窮自己。西風一陣桂華香，方信吾無隱乎爾。二老儒宗百世師，揣出少林骨中髓。達者殊途共一家，不達定應分彼此。項君項君好善為，衲僧門下無玄微。娘生鼻孔忽摸著，藕絲竅裏藏須彌。

送乂侍者遊台鴈

天台之山高且高，龍湫之水深更深。深兮不可以智測，高兮不可以肘尋。龍盂虎錫，探奇賞勝，憧憧往來乎其中者，不可以數計。抱煙霞之沉痼，守空寂之生涯，不可以菩提心藥而治療者。自古自今道流，此去廓彼幽襟。靈禽晝語，唱無生之妙曲；松風夜響，奏太古之鳴琴。一一與他桉過，慎勿檐草棄金。踏破草鞋赤脚走，相逢何處無知音。

送法姪暐日初遊台鴈

台山高，鴈山高，造物似欲爭雄豪。根盤厚地，輪囷糾結共深杳；頂摩太虛，騫翔峙立同嶕嶢。飛泉斷續，白雲掩暎，展天真之圖畫；連城累堞，翠壁丹崖，分刻鏤於秋毫。良工欲搨閣其筆，神匠擬習藏其刀。我昔事參訪，彼彼曾遊遨。一重一崦華藏界，一竹一樹羅旌旄。灑然心境兩俱寂，不知無地容塵勞。別來三十載，歲月何滔滔。老步不可動，靈覽長自遭。送子未行我先返，以神為馬輪其尻。蒲團竹榻坐正穩，耳邊彷彿聞松濤。

楚雲歌贈瑒上人

楚江江上雲如蓋，楚江江水波如沸。江水東流日夜忙，雲也無心自堪愛。膚寸瀰漫宇宙間，卷舒出沒俱閑閑。金鷄三號郢城曉，文章五色何斒斕。釘釘著兮高掛著，國師萬古存標格。不徒為雨潤焦枯，等閑拗折蒼龍角。全楚頻年飛戰塵，只今誰是眠雲人。一一從頭輕桉下，天開地闢回陽春。

初度日寄季通

去年今日凌霄頂，我逢初度無人省。惟君知我此日生，特為開庖煑湯餅。今年今日東海東，一身飄蕩如斷蓬。造化窮通有臧否，年乎日乎無異同。去年今日止於是，明年後年來未已。轉至微塵大劫中，依然又是從頭起。積骨幾幾毗富羅，飲乳海海非為多。戴角披毛著珍御，空華影裏陽焰波。我本無生有生日，從本爺娘不須識。縱然今日識得渠，也是止渴將鹽喫。

木庵號

道人胷中小天地，刳木為庵如是住，已將一钁定宗綱，十劫何妨更觀樹？抹過當年臭老婆，三冬暖氣何其多？洞然劫火不可燎，巖前白日如飛梭。戶底門頭最森爽，不設樞機任來往，貯食焉須白玉墻？標名豈用黃金榜？霜蟾午夜栖禪枝，密葉掩暎青瑠璃，八表澄澄萬籟寂，清光一片無盈虧。趙州老漢不知有，只麼東馳復西走，觸著渠儂陷虎機，豎起拳頭齊北斗。

韜侍者刺血書法華經

韜其光，晦其跡，未免悠悠滯空寂。覿面當機證一乘，看來也是方便力。靈山一會常儼然，何須顯實而開權。釋迦不受然燈記，當來作佛猶浪傳。指端瀝盡娘生血，燁燁紅蓮廣長舌。拽脫塵勞八萬門，直把心肝鑄生鐵。君不見，言法華，翩然飲啖屠沽家。火宅之中恣游戲，笑他門外求三車。

憩庵歌棠上人求

德山發軔來南方，恢張此道何煌煌。千載叢林想遺愛，有如召伯留甘棠。剎剎塵塵恣游戲，孤峯頂上聊憩爾。草庵盤結出常流，佛祖

駢頭聽呵詈。遊兮憩兮非等閑，東敲西擊開玄關。菜葉從教逐流水，白雲依舊棲青山。獨掩柴門機事息，拄杖芒鞋掛高壁。澗底潛龍不耐眠，昨夜檐前飛霹靂。

古劒歌為快藏主賦

陰陽為炭天地鑪，飛廉鼓鞴元氣噓。陶鎔萬物絕纖滓，神劒脫範成斯須。想得當初運工處，號泣神天走魑魅。七佛傳持直至今，錚鍔熒熒轉銛利。文殊昔日用最親，等閑持逼如來身。虎氣騰光射牛斗，龍身躍水清埃塵。柄欛何年落君手，當陽一擊生銅吼。坐斷乾坤建太平，突鬢蓬頭敢追後。

光明室為二靈天淵和尚作

一室煌煌邁今古，爍迦羅眼猶難覩，無光明處顯光明，無門戶處開門戶。是故光明不可量，門戶廓落無邊方，離之愈近即愈遠，弄他光影非吉祥。道人屏疊淨躶躶，明暗雙忘也須打，龍潭雖解善提持，紙燈吹滅成話墮。疎簾卷起春晝長，披露萬象難遮藏，客來有問不暇答，笑指湖上山蒼蒼。

無我

大棒打虛空，虛空未嘗苦。惡語罵木人，木人未嘗怒。問之何能然？以其無我故。無我一切無，法法自回互。舟行岸必移，舟住岸還住。撥火覓浮漚，徹見無我義。

送漢藏主歸疎山(號昭回)

疎山木蛇頭戴角，殺氣森森滿寥廓，上人親曾拈弄來，毒口不遭還傑作。有時潛蟄毗盧藏，十聖三賢難近傍，驀然奮躍逞雄威，平地滾起千尋浪。歸去來，歸去來，覺天佛日重昭回，憑君為問矮師叔，與誰把手登高臺？

贈刀鑷于生

于生于生聽吾道，衲僧那箇無頭腦，鼻孔從來向下垂，摸不著時休別討。于生于生記我言，金刀在手宜拳拳，逆順忘情廼至術，血脉不露真神僊。記我言兮聽吾道，總是隨人閑起倒，不如盡情剗却無

明草。圓陀陀，光皎皎，絕廉纖，同醜好，一聲彈鑷海天寬，百億須彌眼中小。

曇維那以古林東州二尊宿唱和之什令次韻

虎丘之虎牙爪惡，管見常流謾圖貌。威風颯颯振叢林，殺氣森森頭戴角。鳳臺之鳳文九苞，五百年來遇斯作。歧陽阿閣時一鳴，聖德徽猷頓炤爍。嗚呼！我生其後恨不執鞭而從之，尚想高談唾珠落。

示傑上人

傑斗禪和真猛利，不著惺惺與無記。分身兩下強差排，蹉過西來祖師意。即心即佛，把兔放鷹。非心非物，空華求蒂。翻身百草頭邊，跳出劫初田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曦輪推出海門東，金烏蹴折珊瑚樹。

日峯歌為昇居士賦

曦和鞭日昇扶桑，殘星曉月俱遁藏。出海高峯最先照，草木滉漾浮金光。興來振衣凌絕頂，俯覽人間同坎井。呼吸元氣融心神，擺脫塵勞發深省。一真之境無異同，聲聞醉酒如瘖聾。安得毗耶多病翁，與渠把手擊節歌日峯。

特峯號

一峯特立天地間，仰望不及徒躋攀。知有何人住絕頂，菜葉流出清溪灣。霧卷煙舒日千變，枯木巖前路回轉。善財到此亦躊躇，何處親承德雲面。華開華落春復秋，太華未足為朋儔。石背蘿陰臥麋鹿，風前日下啼栗留。千奇萬怪狀不盡，得趣忘言心自領。栽田博飯老楊歧，見說年來賦歸隱。

雪巖號

峩峩峩峩一片石，晃晃耀耀如銀山。世人可望不可即，心思但覺毛骨寒。到底不生閑草木，六出飛華儘相續。大旱土焦陽焰浮，一種清涼自然足。何年推落明月輪，表裏洞徹無纖塵。莫教鑿開混沌竅，空在認著來藏身。

出行次道上人求

僕夫行李在門外，催余上道踏脚待。禪人覓偈急如絃，抖擻心腸無可寫。幸自現成有一訣，直拔分明與伊說。毗盧師，法身主，釋迦彌勒，文殊普賢，是什麼乾矢橛？不動纖塵薦得親，千里萬里橫該抹。咄咄咄！

示密禪人

祖師密旨，迥絕言談，直下便是，擬即不堪。不見明上座趁盧行者到大庾嶺頭，蒙以不思善惡而啟發之，乃復咨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否？既而仍謂之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却在汝邊與麼說話，早是指鹿為馬，喚六作三，何況東馳西逐，問禪問道，終日喃喃，一機不露，有口如鉗，愚者自昧，智者相諳。咄！若是真正衲僧，寧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鵂臭布衫。

操藏主歸真如省師原靈

操則存，捨則亡，拽脫鼻孔纔相當。萬像森羅驚吐舌，白牛露地生寒光。一塵不立真如界，玉殿珠樓最瀟灑。傳家三世破沙盆，碎打零敲索高價。一大藏中收不得，百草頭邊恣狼藉。忽然撒出摩尼珠，赤白青黃隨五色。阿師兩眼明如鏡，大千洞徹無餘剩。待子歸來捋虎鬚，定應倒行摩竭令。

送竺先住九僊寺

少林絃斷無膠續，麟角鳳觜世難得。幸有斯人智力強，要撚龜毛為更易。龜毛之絃最奇絕，一鼓人間眾音歇。黃金不鑄鍾子期，諮亂宮商教誰別。九仙綽約非凡流，風車雲馭來相求。送君去，休遲留。輔翼既有老宿，外護豈無邦侯。當垂裕於後代，母貽愧於前修。攀陪老我知無由，為君洗耳東海頭，為君洗耳東海頭。

贈雪竇塤書記

黃龍未出泐潭，自謂氣吞寰宇。及乎來見慈明，有口不能通吐。拶得額頭汗出，黃連未是為苦。藥汞入鍛即流，豈是雲峯妄語。洞山之棒賣弄手頭，臺山之婆誇張口觜。直須一時捉敗，方可嚥津自

許。道流乳峯來，與彼不相似。量外立乾坤，塵中辯賓主。宗綱委地知不知，此日憑誰為扶起。

樵雲歌為彥希聖作

新州老樵雙眼碧，腰間大斧霜華色。亂雲堆裏挨身入，伐盡稠林不費力。不費力，真可憐，雲深路轉柴在肩。笑殺黃梅七百眾，日高三丈猶安眠。有時嘯一聲，白雲無耳還能聽。有時歌一曲，松風接響雲相逐。憑誰說與爛柯人，好與搥碎閑棋局。

無言歌為真如本長老作

無言歌，歌無言，無言之道言難傳。機先領略猶鈍漢，句後解會知徒然。我本有口且無舌，興來不妨歌一闋。七金山外覓知音，引得虛空笑聲咽。君不見，空生寂寂巖間坐，匝地天華亂飄墮。又不見，毗耶病夫施一默，潦倒文殊歎無及。兩處牢關盡掣開，白日青天轟霹靂。噫吁嘻，誰與知，碧溪深處多紫芝，叢叢燁燁堪療饑。塞斷諸方閑口觜，拈起鐵笛撩亂吹。

贈銓侍者

昭昭靈靈，淈淈[泳-永+盾][泳-永+盾]。太虛之中，東湧西沒。圓悟皮下有血，五祖舌頭無骨。勒住耍駕神駒，放出遼天俊鶻。一時喪却目前機，金鷄拍翅闌干曲。笑他無事惱春心，頻為檀郎呼小玉。樂不樂，足不足，六六依然三十六。

贈道士凌雲峯(分得道字)

坐夏不出戶，塵緣淨於掃。羽客苕溪來，訪我無生道。無生不可學，可學成繳擾。有物天地先，冥冥還杳杳。仙凡本一致，明悟當及早。蹔蹻豈永年，顏冉未曾夭。南熏破炎熱，濃綠鶯聲老。與子兩忘言，塵寰即蓬島。

送宗寄行脚

汝欲參禪參自己，汝欲讀書明性理。性理何殊自己親，莫向其中分彼此。迷人泥在文字邊，一似膏火同烹煎。不從言外了源委，幾時澡浴清冷淵。我老嬾成癖，至死無藥痊。汝今正年少，旦夕宜乾

乾。築著磕著自有日，教汝罵汝知徒然。豈不見古靈徧參得此旨，歸與其師通所以。我雖不是古靈師，獨脫無依終望汝。

示紉藏主

猛虎咬殺石於菟，昨夜三更忽然活。即今踞坐石門關，來者教渠性命絕。老僧近前仔細看，牙如劒鋒爪如鐵。說向諸方切要知，更不由人順毛捋。

贈相士袁庭玉

我相無相，具一切相。我身無身，示無量身。離婁之明莫能察，唐舉之智奚能詢。自非旁礴形骸外，尋常豈易探其真。四明有士漆兩瞳，閱人過眼知窮通。是他鑑心不鑑貌，指摘臧否如發蒙。昨來過我松巖頂，相見無言心自領。吉凶悔吝總休論，且與敲冰煲山茗。

勉澍侍者

我未見歸源，禪道無處著。及見歸源後，一字用不著。用不著處用最親，所以忝竊師其人。不是私門有傳授，輥入葛藤窠裏費觜并勞唇。豈不見圓悟祖，喫盡黃連不知苦。小玉聲中得路歸，東山自此恢門戶。我既無可說，汝亦無可錄。紙衣幸是白於霜，慎勿輕教污塵墨。噫！少林風月浩無邊，斷絃須是鸞膠續。

不歸篇

昨日又不歸，今日又不歸。不歸自不歸，勞我長歔欷。歔欷為何事，憐此亡家子。棄却祖翁業，向外圖經紀。歲月苦無多，悠悠水上波。心源未昭廓，奈此生死何。

歸來篇

歸來兮歸來，歸來免攀陪。山泉甘露味，草座黃金臺。人生當自足，自足真天祿。寧為擊壤歌，莫作窮途哭。一法不留情，青山四時青。折松拂石坐，白雲林外行。

托鉢歌為元恕和尚作

五峯道人慈無畏，饑來托鉢前村去。衲衣撩亂似飛鶉，頭髮鬅鬆如刺蝟。得飯即便噇，得飲即便啜。塞却饑腸即便休，箇中滋味憑誰說。自我生來得此鉢，受用無窮真快活。非銅非鐵亦非金，絕類離倫最奇絕。不借借，不洗刮，圓陀陀兮光爍爍。有時擲向十字街頭，渾弗愛惜。有時收向百衲袋中，重重包括。傍人對我問端由，劈面高聲與一咄。我笑老釋迦，托鉢一日限七家。我笑維摩詰，托鉢勞人到香積。而我誰知盡不然，逍遙任運如神仙。相遭箇箇是檀越，出門處處逢炊煙。阿呵呵，會也麼，三界擾擾空中華。談玄說妙如稻麻，動著便是成諸訛。鉢兮鉢兮，聽吾誓汝慎勿譁。我已死生不棄汝，汝休棄我別處營生涯。

示茂上人

最初一機，末後一句，開口便承當，早已落第二。不見殃崛摩羅喚世尊云：住！住！世尊向他道：我已住，是汝不住。看者老漢等閑發露，如轉圓石於萬仞峯頭，躍然而下，直至平實地上，尚未是他歇處。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去，槎槎牙牙且過時，莽莽鹵鹵河沙數。

病中贈訥上主

我病正無奈，百骸如擊搏。君來覓禪偈，應念成解脫。掇筆為之書，萬象相應諾。藏海絕纖流，蒼龍露頭角。青天轟霹靂，白日飛雪雹。君不見全機坐斷兮，說甚陰魔死魔煩惱魔。一念圓融兮，頓超等覺妙覺無上覺。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四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五

參學比丘　清歲等　編

偈頌

送人再參中竺用章和尚

桂子堂前千歲翁，噫氣六合生雷風。金陵始祖來普通，邂逅一見情識空。魔外懾伏為侍僮，飄飄兩渰山水中。稽留奧域靈鷲同，擇勝發地成梵宮。高堂伐鼓聲[鼓/隆][鼓/隆]，四眾駢集如林叢。左顧右盼回蓮瞳，隨類悟悅超樊籠。前身寶掌今我公，三生石上曾相逢。鳳雛驥子寰宇充，馬駒蹴踏須讓雄。子親入室窮始終，繞指百練非頑銅。別來踪跡猶轉蓬，新月屢見如彎弓。慈明易服隨游戎，敢忘參請歸心[惇-子+几]。向來香火存餘紅，兜樓蔪處橫蠐螬。咄嗟相見機何隆，電光石火休恩恩。拂子掛起深鞠躬，喝下定應雙耳聾。

戊申歲，坐夏金鵞禪。餘閱羅湖野錄，其中載竹山珪公廣、郢州潼泉山洪禪師獨孤標頌四首，謾次高韻以示。記侍者。魯侍者。軾侍者。

獨孤標，獨孤標，一道神光透九霄。涅槃生死無二法，三乘十地何須超。看他天下宗師，競出頭來，弄盡機關，作盡伎倆，恰似點火謾把虛空燒。
獨孤標，獨孤標，九年面壁舌生茅，悔殺當初錯開口。一言輕出驚老蕭，到頭輸與德山臨濟、趙睦二州。得路塞路，過橋斷橋。
獨孤標，獨孤標，牀頭蘚壁懸茶瓢。天光日出睡正穩，一聲窻外婆餅焦。寒山豎起竹掃箒，長汀解開布袋包。試問時人會不會？若也不會，五柳先生元姓陶。
獨孤標，獨孤標，一瓶一鉢何寂寥。騰騰任運絕修證，聖凡不超還自超。懸崖峭壁紫金聚，蒼煙翠霧白玉毫。擘破太虛成兩片，石女補綴紉龜毛。

贈法姪莊藏主

燭龍吐火燒虛空，處處江河盡枯竭。方士神僧世已無，誰倒天瓢洗炎熱。柴門日高關未抽，豈為一口生閑愁。南村北村青稻死，上田

下田黃埃流。竹外忽然聞剝啄，姪也何為到林壑。油黃卷子手持來，玉閏珠輝見新作。載舒載讀心眼開，便如飲我甘露盃。老懷從茲頓蘇豁，末運不畏宗綱頹。我有一句須聽取，無智人前莫輕舉。山前石虎咬於菟，吒沙獵頷九條尾。

道初和尚悼偈

人謂真際死，我謂真際生。真際本非幻，幻生真際名。禪房夜月冷，石塔春雨鳴。宗綱正落紐，佇立徒含情。後昆亡軌範，提唱背宗趣。未曾得入頭，已謂登祖位。力闡向上機，要彼知本據。一夜毗嵐風，吹倒陰涼樹。龍河多嗣子，文彩丹山鳳。赫赫照人天，今古孰與共。惟公智力強，祖佛受持控。拋出末後句，渾崙無罅縫。威音非我祖，達磨非我師。真空本平等，三際同一時。剎那無量劫，電影猶遲遲。生身五十年，聲譽無盡期。

示惟寂

古人出家為生死，今人出家則否爾，生死由來既不明，況復所為同俗子？友不友兮師不師，浩浩成羣習庸鄙，觸事如今已面墻，何待他年始知恥？而汝既然為我徒，日用應須重操履，教旨禪宗力究參，聖像晨昏更勤禮。儻或一朝得入頭，便有清聲播人耳，慎勿悠悠只麼過，沒頭浸在死水裏。我今衰老百無能，隨分山林且容與，汝來問訊我合掌，覿面何曾孤負汝？

箴仲規扁所居為清白居

道人宴坐清白居，身心不動長如如。月窟深藏雪師子，冰壺靜貯銀蟾蜍。絕色純真妙難測，中下焉能造其域。不修梵行事空王，豈守邪禪作家賊。縱橫廓落含卜 虛，三尺丈六攜手歸。徹骨風流祇者是，六門日夜揚光輝。靈利師僧近來少，往往多從外邊討。本無階級坦然平，到此定應先蹉倒。道人道人聽我言，搽紅抹綠知徒然。要須臨機盡剔脫，莫教墮在清白邊。與子從頭數先哲，臨濟家風最超越。豁開戶牖辯龍蛇，地裂天崩惟一喝。

朝宗偈贈澍侍者

我宗廓落如虛空，無邊法界皆含容。又若明君朝萬國，風從虎也雲從龍。宗本無宗我無我，白雪陽春和來寡。曹溪之後錯流傳，五派

分張成話墮。茅堂晝坐南熏涼，草木過雨浮天香。朝宗消息只這是，別有奇特難商量。

贈福建乘上人

要作上乘之人，直下必須見性。果爾見得分明，自然頭正尾正，寢削萬機，斷除四病，如出匣之龍泉，似當臺之明鏡。瞻前顧後者，認影迷頭；避刃隈鋒底，喪身失命。玄沙只箇釣漁翁，一肩擔荷無餘剩。

贈悟維那

正音畢竟憑誰續，短舞長歌徒碌碌。承虛接響漫言多，節拍相投一麟足。楔出楔兮機奪機，掃除意路超玄微。戴角泥牛入海吼，無毛鐵鷂摶風飛。法戰場中老興化，生擒活捉令人怕。克賓出院一場榮，脫得入身能幾箇。

贈詮侍者

依師取友須慎擇，友勝師良為上策。如彼滯痾必遇發藥，如彼槁苗必遇甘澤。是以會通執事於鳥窠，雪峯取證於老龐。幸有從上體裁，自可為標為格。黃昏斫額望扶桑，金鷄一聲天下白。

白雲山舍歌贈麟藏主

白雲縹緲無住著，獨與青山如有約。暮向青山頭上飛，朝來又抹青山脚。道人業空寂，不喜世上名。既愛白雲白，復嗜青山青。結箇茅廬事深隱，笑指雲山當戶庭。雲山宛然是我性，我性本是雲山靈。寒則衣雲裘，饑則飲山綠，日用逍遙無不足。佛也從來不願為，那識人間有榮辱。

送渭侍者省師叔印宗就問訊

徂徠之松渭川竹，勁節高標拔塵俗，衲僧行志亦如斯，甘分空山抱幽獨。香嚴一擊忘所知，鳥窠疊足乘危枝，只將松竹代說法，布毛何用拈來吹？道人東寺有師叔，慎莫拋家事馳逐，鐵船打就已多時，歸颿好趁東風熟。老我不得相周旋，送子但覺心拳拳，為言吾道正牢落，千鈞重檐安誰肩？

琭藏主先字方石，後於禪燕中夢入委羽山，獲奇石方寸許，面有宗印之文，遂以宗印易前字求偈。

道流夢入委羽山，謦欬疊疊開雲關。誰遣山靈獻奇石，落手異色非朱殷。宗印之文炳然現，拈起千人萬人見。令行吳越在斯時，東土西天看平展。覺來偃仰牀上眠，追思往事何茫然。三世如來共說夢，空餘半滿并偏圓。更名換字都在我，出沒卷舒無不可。有人更問鐵牛機，拈起烏藤劈頭打。

瑞巖僕陳安壽求

佛法本無高下，凡愚自生分別，徇緣隨類賦形，恰似天上明月。現清泚以何優？印污流而何劣？出入無時，應用不缺，瑞巖頻喚主人翁，不出于今箇時節。咄！

大圭贈珽藏主

大圭溫如祕光焰，纔經琢刻生瑕玷。三獻須知不自珍，全歸早是成落賺。乾坤之內宇宙間，連城重價相酬難。黑月則隱白月現，豈同頑石埋空山。如來藏裏親收得，富貴熏天更無敵。別寶還他碧眼胡，孟浪之夫豈能識。

參禪行贈荷藏主

參禪乎，參禪乎，參禪須是大丈夫。當信參禪最省事，單單提箇趙州無。行亦提，坐亦提，行住坐臥常提撕。驀然打破黑漆桶，便與諸聖肩相齊。所以懶瓚不受黃麻詔，芙蓉不受紫衲衣。既是參禪了生死，誰肯逐物成自欺。近代參禪全不是，盡去相師學言語。縱然學得言語成，恰似雕籠養鸚鵡。鸚鵡隨人巧調舌，白日千般萬般說。問渠所說事若何，隨問隨言怎分別。勸後生，宜猛烈，著手心頭便須瞥。三乘教典米中沙，百千諸佛眼中屑。參禪乎，參禪乎，絲毫繫念非良圖。堪歎神僊張果老，灼然不愛藥葫蘆。

性宗偈示翰藏主

廓然真性同虛空，孤危不立而開宗。有無商量探水月，善惡置論裁天風。不識眉毛為伊說，試問于今甚時節？真性虛空尚假名，認著名言拙中拙。我此一宗扶最難，德山臨濟頭皮頑。棒喝交馳振萬

世，翩翩軼駕誰高攀？後生可畏古所道，慎勿閑邊打之遶。一語能摧異見王，少室方堪慰懷抱。

次南堂韻送壽首座歸扶桑

屋頭鐵馬聲丁東，明明歷歷揚真風。老夫夢熟蓬萊宮，鈞天廣樂盈耳中。覺來軒知與神遇，逸響遺音競奔注。夢覺曾無起滅心，帖然一似霑泥絮。道人推門露未乾，相看一笑非顢頇。十世古今融當念，大千沙界歸毫端。愛爾年來手脚老，出沒神機電光掃。南堂室內早鷹揚，鉢袋千鈞已傳了。翻憶當時侍禪榻，開口便受攔胸踏。罔象明珠離水泥，軒轅寶鏡開塵匣。明朝送君鄱水邊，博多遠泛東歸船。老夫閉門仍打眠，更無心力論單傳。

次楚石和尚韻贈志侍者

不以意遣意，不以言遣言。當頭一坐斷，白日懸青天。西齋我兄弟，有口懶說禪。竹篦胡亂揎，自然忘正偏。崢嶸摟理窟，叱咤排冥筌。死盡活衲僧，直下脫蓋纏。子也文遠輩，師資兩成全。鬬劣不鬬勝，堪齊古人肩。秋隼振六翮，拭目看孤騫。橫翔九霄上，胸次空八埏。豈比輾屎猪，故故拘欄圈。三呼便三應，密意在汝邊。寶八破布衫，薄處定先穿。

息游室為振上人作

百尺竿頭進一步，黑漆崑崙遭指註。百尺竿頭退一步，脚跟未踏通天路。進非進兮退非退，騰身已在須彌背。進即退兮退即進，大悲倒握魔王印。堪笑當年老趙州，上人門戶將焉求。臺山婆子勘不破，只解看樓還打樓。摺折平生鐵拄杖，截斷諸方閑妄想。一室寥寥盡日開，彼既無來我無往。雨過疎簾捲上鉤，白雲如水天邊流。博山噴煙談實相，窻外一聲黃栗鶐。

次韻贈月上人兼柬穆庵

叔世宗工誰第一，抹過二三并四七。敲打虛空驗作家，獨有開元真傑出。西丘直下五世孫，名高德重僧中尊。摩醯豎亞頂門眼，下視四海如杯盆。子也冷然好風骨，慎重依參絕輕忽。室中授手得親傳，豈比撈波取明月。嗟余百事不如人，偏於爾父情相親。為言近得安樂法，困來只麼憑蒲輪。

來禪人求長句

近來禪子好長句，纔寫短句便不喜。句有短長理則一，何故於中分彼此。長者不知長幾何，短者不知短幾許。若能直下究根源，長短皆由妄心起。阿呵呵，囉囉哩，須彌為筆虛空紙，寫出贈行一句子。此去從君較短長，莫教打失自家底。

次韻示繹藏主

不然不然，如是如是。纔分佛界魔宮，便有人鄉我里。作意橫詮豎詮，蹉過直指單傳。見飯人人會喫，飲鴆獨許曹瞞。老我庵居成落魄，柴門縛解無心縛。道流侵早自何來，金錫倒持當面卓。佛祖向上無玄關，七通八達休防閑。安得任公釣竿手，六鰲一掣連三山。

示劒上人

神劒在握寒光孤，魑魅罔兩皆遁逋，三乘十地呼婢奴。無位真人鼻孔短，雪山童子眉毛麤。

題熙明先生挽章集

麒麟可殺鳳可烹，世上不可無先生。青松可彫栢可槁，儒林不可無此老。此老心如日月懸，燭幽破暗無頗偏。向來持斧來南天，提挈造化專機權。機權可施勢不偶，隱几深山柳生肘。了知富貴如浮雲，日課彌陀十萬口。心心念彌陀，念念如懸河。彌陀之心即我心，我心早已離娑婆。可憐固可憐，可惜固可惜。莫將生死論先生，生死從來本空寂。

自然歌

自然不可歌，可歌非自然。蒙莊滿口道不著，邁往徒有逍遙篇。更有老釋迦，何曾脫蓋纏。母胎纔出便揑怪，分手指地還指天。欲識自然道，莫向餘處討。秋至千山落紅葉，春來徧地生青草。萬彙樅然，自榮自槁。一一順時，一一合妙。若謂造物使之爾，造物畢竟成有心。苟言造物本無心，造物無心物誰造。阿呵呵，呂仲賓，會取好。

黃孟賓號聞聞居士求偈

有聞可聞非真聞，真聞豈得將聞聞。擬達真聞了聞性，休將覺觀來評論。真之為言亦妄說，如與虛空安耳穴。可笑獼猴不息心，癡狂水底探明月。坡仙昔日遊廬山，一著錯聽非等閑。指出溪聲廣長舌，至今此話消磨難。黃君黃君誠好手，開口便成師子吼。聲色堆中輥出來，驚起法身藏北斗。

盧居士求無隱偈

君不見廬山昔有十八賢，開池結社同栽蓮。力究禪那了生死，翹誠清泰尤乾乾。君今有志慕先哲，特地參尋請吾說。此事分明本無隱，相知豈在多饒舌。恢恢焉，晃晃焉，開眼合眼常現前。大悲千手掩不得，蓮胞胎獄難縈纏。赤灑灑，淨倮倮，白日青天休把火。水晶甕裏坐波斯，黃檗樹頭懸蜜果。妙中妙，奇中奇，惟心本性超玄微。十字街頭寥胡子，左顧右盼揚雙眉。鐵牛偈贈牧長老。鐵牛通身鑄生鐵，[仁-二+(幺*刀)]性獨與常牛別。鼻孔頑然弗受穿，兩角指天何嵽嵲。蚊子飛來難下觜，有耳焉能聽春雨。挽之不後推不前，阿童徒用施鞭箠。荒田疊疊未動犁，舉目煙草尤淒迷。安得乘時借餘力，即看穱稏盤虹蜺。

幻居為金鶖笑庵闇長老作

三界崢嶸幻中有，六道微茫有中幻。未能了幻證無生，何似蒸砂要成飯。金鶖道者誠倔奇，尋常妙用那容知。蝸牛角上展世界，藕絲竅裏藏須彌。一室宏開石樓脚，誰道虛空也不著。回偃徒自逞嘍囉，幻化門中成住著。飛泉迸壑如奔雷，白月照耀青蓮臺。萬法皆空一真寂，未窺靈闍徒驚猜。

郁西堂號文海，松月翁為作歌，余因次其韻。

我家文海非常闊，一勺能含萬溟渤。竺墳魯典漲餘湍，詞鋒筆陣徒騷聒。日月倒影相參羅，上下融液凝彩波。天然之文有如此，辯舌不動翻四河。汪洋廣大無窮極，百川同歸味惟一。蠡測之流欲問津，望洋向若寒毛立。

贈育王肇藏主

大藏小藏，八面玲瓏。一撥便轉，豈較西東。玉几峯前振錔，須彌頂上撞鐘。著著隨機利物，頭頭開發盲聾。大千一擲三十反，風從

虎也雲從龍。

賢上人求警策

衲僧事行脚，的爾非小緣。孜孜與矻矻，舉措思齊賢。水牯既未熟，寧不痛加鞭。塵勞既未脫，何名清淨禪。湧泉四十載，尚乃多變遷。香林四十載，方纔得完全。古人且如此，今人豈其然。譬如渴求水，鑿井向高原。鑿之轉轉深，會當見清泉。我老宜殿後，子壯須及前。叮寧復叮寧，勉旃仍勉旃。

短歌贈蓮侍者

蓮華開在半天上，古人此語非孟浪，平生廓達韓退之，玉井徒誇長十丈。藕絲竅裏飛大鵬，么荷葉掌須彌輕，無手僊人摘實喫，纖眉石女肌骨馨。蓮禪者，蓮禪者，不妨為我折一朵，行行莫謂知音寡。

居山好一首贈獎藏主

居山好，居山好，居山快樂同誰道？我見居山快樂多，老來悔不居山早。憶得初年事行脚，東走西奔無擘畫。知識門庭盡歷過，心地依然未明白。或施棒，或施喝，或把甜言相誘嚇。只管依樣畫葫蘆，葫蘆之內無真藥。從此令人病轉深，沒興相逢還喫著。居山好，居山好，居山快樂同誰道？猿吟鳥語是全提，壑列峯攢即三寶。真源實相露堂堂，聖解凡情均一掃。恬然受用絕安排，且免從人口邊討。報同流，休草草，未明心地話居山，居山但見添煩惱。

一笑軒為宗旨南作

一笑軒中行復坐，青山白雲不可唾。六戶虛凝絕點塵，經按銅瓶安一箇。靈山對眾拈華時，百萬龍象徒蚩蚩。金色頭陀獨解事，囅然一笑揚雙眉。笑邊真旨憑誰委，木強楊歧未相許。客來不必更躊躇，便應識取軒中主。

贈東林球侍者

天球卞璧為世瑞，遇貴則賤賤則貴，形山之寶迥不同，赫然誰敢當頭覷？我笑廬山十八賢，蓮漏聲中開眼睡，獨有淵明解見機，瞥爾

攢眉便歸去。上人親自山中來，老我不必頻頻舉，鐵牛耕破舌頭皮，有口莫吸西江水。

蔗庵號

繞屋不栽松，繞屋不栽竹，繞屋惟栽甘蔗苗，釋迦遠裔憑茲續。僧來扣門無可道，捏起麤拳劈胸擣，要你從今見本根，者回莫向甜頭咬。一節低，一節高，由來不長閑枝條，天生自然滋味足，耨耨亦假施勤勞。雲林昨夜西風起，摵摵秋風戰窻紙，叮囑園丁快著忙，収拾當年真種子。

贈天敘西堂

大梅提起住山斧，虛空拍手須彌舞。大梅放下住山斧，南泉不打鹽官鼓。提也放也總自由，猛虎脫檻鷹辭韝。勘破諸方老凍膿，不同夾嶠華亭游。少室宗風已寥落，力振宏綱繼先作。吳越爭看正令行，頂門撼動黃金鐸。

送梁藏主

手中拄杖牢把住，未踏吾家向上路。一大藏教盡掀翻，清淨界中撒沙土。從空背空，有句無句。得失紛然，是非交互。若是出格英靈，蒼鷹爪下分兔。自然罩古籠今，更說什麼有淨有污。空室不識羞，從頭盡披露。放得下時須放下，放不下時檐取去。

次天界全室和尚韻贈彰維那

說禪并說道，昧却自己光，苟不淨打疊，此事何由彰？君不見雲峯未入大愚室，弱子捨父而逃亡，桶箍爆處伎倆盡，話頭從此爭傳揚？又不見應庵曾領堂司職，遺範到今如畫一，洞裏桃華賸得春，六十小劫風雨疾。後生慎勿隨他去，從上牢關都截住，龍河鉢袋重千鈞，老我會見親分付。

權中偈

輕重可權中奚權，權中之道應有焉。九年面壁涉計較，蘿陰高臥成徒然。要識圓常不偏倚，湛湛秋空沒纖滓。正當午夜月輪孤，於斯

未可輕相比。寒山眼腦雖精靈，拈來秤尾元無星。半斤八兩定不出，拍手大笑歸巖扃。

新昌大像前，無著菩薩面貌傾損，瑩上人化緣重為裝飾，說偈以示。

彌勒時時出現，無著日日相親，從教改頭換面，始終不離本身。鼻孔依舊向下，眼裏孰謂無筋？石城青山削玉，鏡湖白水浮銀，即是兜率內院，儼然弗間纖塵。何待龍頭華吐，方纔說法度人？咄！

送澍藏主歸鄉

不解參禪并學道，一心只說歸鄉好。多少癡迷昧本真，倚家傍舍空衰老。爾也年來頗識機，喫飯著衣知起倒。胡乃猶尋舊路行，掌包取別成草草。古人歸鄉有榜樣，豈是今人沒收放。永嘉振錫到曹溪，一宿便回非孟浪。更有圓悟歸錦城，父老共置茶筵迎。道光德色耀千古，皎皎白日懸青冥。如此歸鄉良不惡，不如此者還成錯。洞山所以死不歸，要令後輩師先覺。丈夫氣吐萬丈虹，肯膏駿轄循遺蹤。打破從前黑鬼窟，直須赤手扶真宗。春風春雨天台路，溪流百摺如經布。脚跟踏實是便宜，莫羨他家浮笠渡。

心源為究首座作

心源心源無淺深，擬欲究之徒苦辛。直是掀翻絕涓滴，於斯始許來問津。請君且勿諠，聽我歌心源。滔天沃日亘今古，揚清激濁忘中邊。三世如來不知有，被他浸得鼻孔穿。對面分明不相識，眉間掛劒光熠熠。可祖求安安不得，三寸舌頭轟霹靂。

遠藏主修幻室

覺後眼前尋夢境，疾馳日下期留影，影若可留夢可尋，幻亦可修須自省。以幻心來修幻法，幻根深固終難拔，戶底門頭盡豁開，我家始信乾坤闊。匡牀兀坐如山安，興來謾把無絃彈，就中一曲調最古，好訪知音繼先祖。

示百丈益藏主

向上一關，七穿八穴。亘古亘今，間不容髮。言前薦得，猶涉兩岐。句後精通，只得一橛。百丈老古錐，無事生枝節。指出箇野狐，腥風滿寥泬。不落因果，炎天冰片。撒徧長街，不昧因果。火裏蓮華，香飄臘月。道人英俊流，得處自超越。推倒大雄峯，十方閙聒聒。會見心空及第時，蟾宮丹桂和根拔。

萬宗自號斷佛種人請偈

斷佛種人手段別，烈焰鑪中撈出雪，十聖三賢尚不親，小果聲聞豈能列？日用行藏可復奇，透脫溟涬超希夷，不受然燈閑記莂，自然更不差毫釐。執法迷流豈知錯？癩狗偏笑雲間鶴，紙錢堆裏轉法輪，猪肉桉頭成正覺。金剛寶劒高佩纕，逼人凜凜生寒光，佛無種性焉用斷？有種可斷成斷常。

法語

示銛維那

鹿城銛維那訪余於太白山庵，求說禪病。余謂禪本無病，為參禪之人參之不得其妙，遂致禪亦成病矣。若是大根大器，直取無上菩提種草，自然與尋常不同。日用行藏中，凜凜地直教五欲八風、四生九有、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一切法，近傍他不得。如是一切法，正是病禪之病。苟能當頭坐斷，內同木石，外同虛空，廓然清淨，禪亦不可得，況病乎？近代宗風不競，直指之要，往往流成戲論。踞曲彔牀稱宗匠者，要籠罩新學，以古人澈骨澈髓為人，直指句子盡拈將來。如鄉村中老教授，教年少子弟讀上大人一般，者一句是對機語，者一句是肯他不肯他語，者一句是相應帶語，者一句是不落玄妙語，密地商量，以為宗旨。一箇傳一箇，謂之傳法度生。如斯鄙劣，不足枚舉。若果是有志檐荷者，不必求人說禪病，但自退步向脚跟下密密體究，豈無到家時節耶？

示英維那

達磨大師自般若多羅處竊得箇無文印子，以為盡恒河沙世界無上無等等之至寶，嘗於其國六宗邪見邊略施其用，以為不足承受，乃佩而東邁，至赤縣神州求人授之。初值梁家天子，奈其所尚者蟲文鳥篆、虎鈕龍縐，由此不契，遂至少林冷坐九年，待人求授而無意求人授矣。偶有箇斷臂阿師求授，於深雪中自覺勤切，故憐而授之，

從而遞相傳授，莫不能如法施設，鮮有能超宗越格、倒用橫拈者，及至風穴手中被他一擊百雜碎，直至而今乃子乃孫俱收拾不上。建長英維那心憤憤、口悱悱，要與風穴索取完全底印子，為達磨大師出一口氣，可謂有驚天膽略、蓋世良謀矣，却來問老僧：當初者箇印子不審其中刻箇什麼字？余咄之曰：分明向你道是無文印子，猶更來問其中刻箇什麼字在？

示至德禪人

永嘉大師到曹溪，一宿後作證道歌，始開口便云：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且無玄妙佛法可得商量，至如後面所說許多忉忉怛怛，無非解說絕學無為四字而已。若得一朝親悟親證，獨脫無依，不上他古人閒機境，不守自己家常受用事，便與永嘉把手共行，豈難哉？藥山參石頭，一日坐次，石頭問云：作甚麼？答云：一物不為。石頭云：恁麼即閒坐也。答云：若閒坐即為也。看他得底人，只者閒坐尚且羈絆他不得，何況毗尼戒法、言論經教、知識傳授而羈絆得他？既然如是，又焉肯向外妄有求覓？莫道向外無可求，便是向內何嘗有耶？所以道：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劒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雖然，一人喫飯，焉能使眾人同飽？苟或佇思停機，永嘉大師在你脚跟下過去久矣。

贈亶侍者

達磨大師初至東土，但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時吐露這一句子，自覺舌頭已重千鈞，豈似今日不本元由，向外馳逐，牽條比例，指東畫西，那箇公桉是為人？那箇公桉不是為人？教壞學者道：我是達磨兒孫，傳持直指正宗。吁！謗法之罪，其可逃乎？若是真正丈夫如踞地，師子如出林，猛虎無你摩捋處，無你近傍處，但是達磨大師到來，也須與他一拶。雖然，到者裏不得草草，灼然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方有趣向分，方有開口分。古今參學，出類邁倫，無出臨濟。當其於黃檗會中，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拄杖，尚且對面諱却，若不得高安多口阿師與他觸發，幾成蹉過。既而夢覺知非，築拳脇下，雖則虎鬚倒捋，已是賊過張弓，何況指鹿為馬，認奴作郎者乎？信原侍者深諳此事，不在再三，大事為你不得，小事各自祇當。

贈所藏主

大凡學道，有箇棲泊處，便有推尋一路。子若無棲泊處，推尋何所施焉？且如虛空本無名相，而人強為立名相，即隨有便有，泬寂寥廓，廣大弘邈之見。學道人為於本分事上，雖著盡氣力，猶擊鼓而求亡子，轉相疎遠矣。所以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後來沿流失源，強生枝節，却就棒喝上註解道：你若會去。方知道德山棒不從手出，臨濟喝不從口出，令學者向者裏推尋。縱然推尋得著，要作少林直指宗徒，何異驅蟻馳驛，役蚊負山哉？不見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正謂此也。靈隱無住藏主，自幼年插脚叢林中，親事知識，究明己事，而於易學最精。因為舉長沙偈，隨問曰：只如易中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生死本非？生死本無？住曰：虎咬大蟲，蛇吞鼈鼻。余曰：正是生死本無。住以手搖曳而已，并記于此。三十年後，脫空話行，未必不由是而發也。

示大禪人

今之學道人，不明大道，惟務貪求。只如打初發心學道一解，便錯了也。夫道者，本原清淨之道也。曠大劫來而至今日，無得無失，無新無舊，無明無暗，無相無名。在諸佛不添，在眾生不減。強名之曰道，早是染污。若言學之方有所成，是所謂錯也。古者不得已，呼向上人為學道人。蓋其以無可學為學，無可道是道。無可學則無執著，無可道則無遵守。等閑蹉口，道著佛字。直須漱口三年，始可謂之真學道人也。南泉和尚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若太虛，豈可強是非耶？王老師可是忘軀為物，不顧危亡。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古源說

威音以前，波瀾浩渺；釋迦以後，涓滴全無。縱爾向波瀾浩渺處把定牢關，不通滲漏，正是迷源喪本；更若向涓滴全無處撥開一脈，沃日滔天，又成墜露添流。去此二途，別有施為，於我曹溪路上未有揭厲分在。豈不見趙州訪茱萸，携拄杖上法堂，東覷西覷，茱萸云：作什麼？趙州云：探水。茱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趙州以拄杖靠壁而去。趙州、茱萸將陰陽未判、天地未形，那時澤沸濫觴發蒙底這些子舀來遞相澆潑，可謂知其源委、得其淺深，較之蠡測蚋探、望洋向若之類者，何異雲泥遼遠也歟？雖然，

若要窮威音以前波瀾浩渺底則可，要窮釋迦以後涓滴全無底則未之許也。因甚如此？不見道：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臨川興上人號古源，求說於余，不覺忉怛。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五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六

參學比丘　清歲等　編

五言律

寄宗聖西堂

宿有扶宗志，辛勤四十年。句清堪供佛，業白可箋天。燕坐畦衣薄，經行雪頂圓。長庚光欲滅，內院一燈傳。

暇日讀真淨和尚寄荊南高司戶五偈，愛其直示心法，如雲廓天布，絲毫無隱，真弄大旗鼓手段也。輒追次其韻，以示黼侍者。

本心無自性，休論主和賓。妄想巡蹤狗，聰明捕獵人。追隨同契分，呼應最相親。得儁歸家後，洋洋總任真。知見還知見，何須認作心。四生同受用，七處謾推尋。賢明終磊落，愚昧轉飄沉。忽憶西來事，令人感慨深。惺[怡-台+(公/心)]行異路，默照墮邪禪。螻蟻逢腥聚，猴獼得樹緣。遺屍眠夜塚，腐種布秋田。如此明心要，知君恐未然。只箇娘生面，時中莫外尋。卓然千聖眼，赫矣萬靈心。圓淨非因古，優悠豈自今。劫波徒浩蕩，惟是謝飄沉。仰山親種粟，百丈勸開田。做出千般樣，都歸一味禪。口頭何斥慝，手面更團圓。水底無明月，當知月在天。

十念，示法姪淨覺源

定起懷安養，添膏助佛燈。剎那圓十念，迢遞出三乘。天樂時時奏，蓮臺步步登。遠公雖已矣，斯道要人弘。

坐禪箴示歲侍者

執坐非真坐，觀心是妄心，眾流俱截斷，三際自消沉。爾燄無今古，其源絕淺深，黃金須百煉，珍重好光陰。

讀高僧詩示心印

道合千年運，身游萬行林。玄言空俗語，幽思發清吟。玉潤難方德，金堅謾比心。雖然無諷刺，正氣鬱森森。

聞蟬

侵曉堆桅坐，蟬聲出樹林。分明宣祖意，何處有凡心。歷歷消清夢，悠悠助獨吟。時人皆共聽，誰謂少知音。

熱

大地爍金石，禪心只晏如。幽閑無濁慮，鬱[土*孛]自清虛。坐石頻揮麈，臨流看躍魚。優悠三界內，寒暑不關渠。

贈山庵半雲

茅屋住來久，惟勤聚法財。煑茶先濾水，啜粥旋烘苔。石蘚成團吐，巖華逐朵開。老年無別事，一念待金臺。

悼深居廸元師兄

憐君雖早喪，宗響有餘音。細行嚴持密，宗門悟入深。煉磨金出鑛，徵詰芥投針。歲晚游從少，憑誰話此心。人世風波險，高齋獨晏然。資身無長物，輔教有遺編。坐久藜牀穴，書多鐵硯穿。只知弘祖道，豈謂損天年。憶昔同參請，先師彊健時。一言未脫口，密意已先知。更不從人覓，終能厚自持。陰涼天下樹，先折最繁枝。

題珪上人山舍

紅葉填松徑，清溪繞竹林。西風雙鬢老，落日半窻陰。壞衲偏宜厚，幽居不厭深。竺仙遺偈在，展卷且高吟。

讀東山語

咬破鐵酸餡，風流有許多。城中看傀儡，屋裏唱巴歌。棒落青天雨，華開臘月荷。兒孫遵舊轍，爭見化龍梭。

示操侍者

一片無瑕玉，多年混碔砆。琢磨逢敏手，好惡會分途。密似行軍令，精於定廟謨。纖毫如失準，霄壤便差殊。

謝靜中過訪

掃跡千巖裏，柴門久不開，正逢新雨足，忽見故人來。燒笋供茶碗，烹薇薦粥盃，欲留君共住，分石坐堆堆。

秋海號

玉露洗空碧，滄溟湛不搖。一漚曾未發，何處覓全潮。忽地西風急，粘天白浪高。漁翁談笑裏，隨手掣金鰲。

贈南湖謙西堂

台衡宗觀旨，嵩少只傳心。江漢皆歸海，瓶盂共一金。未能親證入，寧免競推尋。三獸同河渡，隨機自淺深。

題王山人草齋

築室鳧溪上，松門日夜開。家貧無盜入，山好有僧來。雨漏重苫草，年深旋積苔。繞檐梨與栗，祇為子孫栽。

寄楊建文先生

五載不相見，況兼行路難。身安知少病，髮白想無斑。桉上玄經就，罏中姹女還。無弦有真趣，應對馬師彈。

示會上人

此道人人具，其如會者稀，說時皆有悟，拶著不無疑。要識單傳旨，須明向上機，獨行無伴侶，真是出家兒。

贈初復庵

可師心地法，不在少林傳，密意頭頭顯，真燈處處然。須知三毒火，正是上乘禪，未解知端的，時中自勉旃。

贈澄上人

西來消息別，不憚共君論。脫體誰無分，隨方自獨尊。後天為祖父，古佛是兒孫。年少勤參訪，流年似電奔。

示師孫曇微

向上無玄路，當休便合休。慧燈常寂照，智水鎮長流。大地終歸盡，虛空絕去留。時中宜勉力，歲月謾悠悠。

次韻答烏草齋先輩

藉甚烏夫子，廛居傍柳林。焦桐高掛壁，春草滿墻陰。道譽丘山重，詞源江海深。巖僧亦何幸，許得共論心。

七言律

送恩侍者歸蜀

西蜀禪宗百世師，龍飛鳳躍見當時。盈車火燎金剛疏，越格風流小艷詩。豆子山前打瓦鼓，草鞋庵外蓋烏龜。此行莫墮他途轍，別立新條唱祖機。

次韻答南堂法兄見寄

禪詮壓倒老圭峯，舌底長吹少室風。千聖那邊開正眼，一毛頭上現神通。烹金不用陰陽炭，羅鳳何須天地籠。截斷古今閑露布，西天此土有誰同。

復用韻寄西白和尚

崒嵂凌霄出眾峯，是誰還可繼孤風？嘉聲虢虢雷霆震，峻辯滔滔河漢通。應笑鏡清拈火箸，豈容甘贊拜蒸籠？妙明心印傳來久，不與尋常篆刻同。

正月十五日撾退鼓于靈巖瑞龍夢堂和尚以偈勉留次韻奉謝。

堂前退鼓合三撾，自媿非才荷見遮，道喪時危心轉弱，途長任重力何加？青松秀挺千年操，紅槿榮開一日華，珍重龍峯善知識，片言端可鎮羣譁。

次芥室韻悼南堂和尚二首

知向誰家作馬驢，南堂終以此為期。莫言去日非來日，須信生時即死時。弟子但教傳鉢袋，梵王何用獻華枝。驪珠撒出三千顆，亦是重安眼上眉。

咸淳提唱太支離，父子鏗鏘與古期，再續統燈光照世，重拈公桉語驚時。絕無氣息撩人鼻，那有心肝掛樹枝？筋斗背翻三界外，丙丁童子笑掀眉。

送楚藏主參方

我宗無法可傳持，妙用神通豈用師。快似亨衢騎駿馬，險如絕壑控蒼螭。試看大海波騰處，正是虛空粉碎時。待汝徧參知識了，不妨來喫頂門槌。

扶桑登侍者以偈請益有三萬里程來問道之句次韻答之

三萬里程來問道，艱難喫盡許誰知？可憐打失其中事，只為貪多向外馳。蜜水甜糖非善友，瞋拳熱喝是良師，翻身踏著來時路，早已重安眼上眉。

賀天界全室和尚浴室成

驗人開室宗師事，要使勞生心地明。既識涼時炎似火，更知熱處冷如冰。無功可立功難紀，有垢堪除垢轉生。任爾古靈揩背手，到來焉敢亂施呈。

次韻寄法姪滅宗石田二西堂

衰顏彼彼已成翁，眼既昏迷耳又聾。忽接來書承厚意，何當握手話先宗。山林風月長如舊，江海人材自不同。昔日交游今日少，始知秋後見山容。

悼前普慈大林和尚

列祖功齊自少年，老來無復更加鞭。法輪三轉雖稱妙，宗要單傳不落玄。海國風高無夢到，雲峯歲晚有書傳。末稍漏泄歸源旨，火後莖茅翠拂天。

次亘原極韻

少室宗風豈易論，全生全殺始驚羣。試看臨濟參黃檗，猶羨楊岐接白雲。贈掌腮邊終自肯，藏刀笑裏更誰聞。閑居正好談禪病，玉石須憑巧匠分。

次鴈山能仁密心見寄韻

格外提持再是誰？是誰於我合應知。龍峯去後無尊宿，鴈宕今來有碩師。養子不施拈葉術，為人須拔釘根疑。短笻亦欲相尋去，山萬重兮水萬枝。

悼天鏡和尚

孑身逮繫別錢唐，伍百朝昏共客窻，寒水莫留鴻鴈影，旋嵐俄偃葛藤椿。金棺示眾雙趺露，宗鼎憑誰獨力扛？西望鷲峯生感慨，如公音吼已無雙。

送一上人試蓮經請度牒

七軸靈文一句通，不妨隨處顯真宗。化城固是堪投宿，寶所那堪久滯蹤。香象渡河須徹底，不輕遭筌浪施功。此行必定成希遇，恩露瀼瀼降　九重。

送瞿上人試金剛經請度牒

頂門拾得金剛眼，日用行藏便不同。四相本來無住著，三心那得有流通。語言外覓扶邪說，聲色中求昧正宗。拈却然燈閑授記，當空寶印錦紋重。

送會上人試心經請度牒

般若無修智力充，本來生佛體皆同，光明豈受根塵障？透脫從教識陰籠。童壽譯時追閃電，觀音行處捕清風，好參　上國諸尊宿，乞

取微言為解矇。

送纘上人試圓覺經請度牒

大光明藏絕周遮，覿面相違數似麻，四病頓除金出鑛，三期纔立玉添瑕。幻生幻滅漚歸水，全放全收客到家，接得靈符懸肘後，安心不必更求他。

示悟維那

衲衣高擁觜盧都，誰識今吾非故吾？興化果能行正令，克賓端不墮邪途。堂前饡飯香雲合，袖裏金槌膽氣犄；一擊虛空成粉碎，等閑扶起老臊胡。

示林侍者

香林逸軌尚堪追，好語潛將紙襖書。溫栗有常含石玉，光明不定走盤珠。撥來焰焰波中火，驚出雙雙樹杪魚。鬬勝有時還鬬劣，趙州元是一頭驢。

追悼宗寄

寄子生身五五年，志專探教亦窮禪，觀心每恨多癡鈍，數息深期減睡眠。力疾口常宣玉偈，臨終眼獨覩金僊，因思白髮栽松事，不覺孤懷為悵然。

示智圓

學道無師枉用功，動為多是辱宗風。未能了念惟專靜，先且懷疑怕落空。提語話頭須切切，對人閧口莫匆匆。老僧豈是閑饒舌，要逼生蛇化活龍。

七言絕句

示雲禪人

雲門三句無指示，洞山五位絕安排。衲僧踏著踏不著，十二街頭破草鞋。

悼一庵和尚

大梅已入輪回去，落日空悲一聚灰。知向誰家作驢馬，皮毛脫却又重來。

次韻題高齋

高齋寂寂俯清池，瓦鼎香浮十二時。天曉定回松下石，蘚痕青上布伽黎。

贈帽工

諸人頂[寧*頁]一著子，結角羅紋總自由，是聖是凡都蓋却，當陽提起價誰酬？

遠庵

杳杳柴門盡日開，遊人多是半途回。趙州脚踏四天下，千古輸他落賺來。

病中答紹滅宗

討得入頭身始穩，賣無寸土立家風。溪邊石女初懷孕，兩鬢垂絲草木中。

次韻答淨慈蒙堂安西堂

萬緣脫去湯鎔雪，三界空來風卷煙。門外輪蹄如鼎沸，短衣勃窣自深禪。

悼實庵和尚(臨終握拳枕額憑几而逝)

口有雌黃眼有筋，輕輕觸著便生瞋。拳頭作枕且高臥，無復攔胷去築人。

寄仲邡和尚

屋角松聲吼怒濤，夢魂幾度泛漁舠。金鈎不在纖鱗上，直入滄溟釣六鰲。

寄定水見心和尚

定水無波浪拍天，源頭來自普通年。龍睛鶻眼河沙數，浸得渠儂鼻孔穿。

寄清涼靈谷和尚

倒跨金毛師子子，五臺山頂逞全威，文殊作鬧喧天地，不向機先展大悲。

寄妙庵首座

黃獨煨來可療飢，心如墻壁眼如眉，趙州去後參尋少，有箇拳頭豎向誰？

禮秋江和尚塔

活葬松巖二十年，眼睛鼻孔尚依然，我來欲起那伽定，石火光中話別傳。

示綿工蔣生

當陽華擘從君看，長短臨時任放收。翻轉面皮輕打疊，灼然不露一絲頭。

松巖雜言十首

卜 得巖居絕四隣，得安貧處且安貧。一條壞衲重重補，提起知他重幾斤。
石門關外天梯險，[拚-厶+去]得身心到不難。為報五湖雲水客，好來於此共躋攀。
自古深山虎豹多，擬心降伏便成魔。大慈悲種知人意，白日庵前引子過。
念念無生自入微，瓶中米盡腹中饑。夜深月下敲門急，道者蕉溪托鉢歸。

草木煙霞提正令，貧僧何用苦丁寧。闌干獨倚無言說，池面儵魚聚首聽。
跏趺默數鼻中息，始促須知久自長。日晚下牀行一轉，石罏燒過幾行香。
心無可了何須了，道本無成作麼成。野性好為泉石伴，隱居不是為逃名。
閑到心閑始是閑，心閑方可話居山。山中賸有閑生活，心不閑時居更難。
山中十日九日雨，樹頭青子落不住。白犬尋蹤入草間，驚起竹鷄飛上樹。
秋旦陰陰電光閃，起洗沙鍋煮藜糝。細撥罏中火種無，隣寺疎鐘隔重崦。

簡藏主冒軍旅訪余於安巖避地贈以二偈

慈明易服見汾陽，不憚區區道路長。顧我老年無伎倆，遠來莫是欠商量。
相別相逢眼似眉，臨岐不必更針錐。手中拄杖須牢把，箇是扶桑第一枝。

寄法姪衍斯道除建元

二妙林間五色鸞，赤霄終見散飛翰。藤州事業非難繼，況是胷中宇宙寬。

示忠藏主

從空放下無一物，不見從空放下人。若道有人能放下，保君猶未透金塵。

示法姪選大用

以法說法無別法，以心傳心無異心。妙德空生元不會，狸奴白牯是知音。

贈鍠侍者

每憶金鸞善侍者，手頭機用妙難窮，等閑拈出一塊石，疑殺翠巖真點胸。

次韻寄左庵大梅山閱藏經

日讀經兮夜讀經，眼光直與月爭明。有時不受諸天供，饑食松華骨也清。

紙帳次忍庵和尚韻

從今不怕惡風吹，一片寒雲四面垂。幸自明明還白白，休來裏許撒真珠。

朽庵為道場竺芳和尚作

風鎪雨蠹虛朴朴，梁棟曾無半寸堅。不是捨身[拚-厶+玄]命者，敢來屋裏放頭眠。

送珠上人游江西

清水白米澍間有，拈來粒粒是真珠。不知何處有糠粃，又覓江西馬簸箕。

贈翠巖一侍者

一夏東語與西話，紙衣抄得甚分明。入泥入水翠巖老，落盡眉毛不再生。

寄佛隴本初和尚

石罄晨敲雨後天，箇中音響最清圓。十方世界無行路，方有人來續正傳。

贈朗性天

自驗不疑含石玉，求人指證躍罏金。虛頭伎倆消磨盡，真實無過一片心。

題華亭船子接夾山圖

踏翻船子去，早是兩塗糊。今日師資別，無言看畫圖。

送心上人禮大梅塔

即心即佛投崖虎，非佛非心落網禽。莫把炊中容易展，丈夫膝下有黃金。

寄無相居士(宋學士)

語言渾不涉離微，抹過雲門顧鑑咦。伸出玉堂揮翰手，倒拈禿帚畫蛾眉。

送彥上人游金陵

參禪只怕路頭差，不是成家便破家，若見金華宋學士，為言鐵樹也開華。

寄翠山頂長老

行處要教機路絕，說時莫遣意根生。如來大寶華王座，不比尋常黑木棚。

示禮寶陀僧

屋裏有觀音，便被觀音惱。咄哉大丈夫，爭似無事好。

示器維那

叢林法戰尋常事，棒了如何又罰錢。興化雖能行正令，便宜落在克賓邊。

送序維那遊方

當年臨濟參黃檗，背後攙人有睦州，今日幸然無此作，不妨隨處賣風流。

示慧惺

行脚見人須帶眼，著衣喫飯要知時。百年壽命一彈指，急下工夫也是遲。

示師孫遠謨

真實語汝須信取，出家大事非小緣，莫學瞎驢趁大隊，祖師衣鉢要人傳。

題跋

題竺先頌後

余初作竺先號頌，或謂是贈偈，非號頌也。余生平好聞過而改之不吝，故重作竺先頌。夫吾宗所謂頌者，宜借事顯理，曉人心地，使理事混融，純一無雜，有如醍醐之味，薝蔔之香，使人鼻舌略經觸受落，不通乎心，暢乎四體，灑然清爽，豈若世書所謂美盛德之形容而已哉！宋季咸淳間，諸尊宿凡寓興贈別及申咏字號之類，皆有頌，以四句為準，其作至精。假使滅去名目，而其義自昭顯，猶省題詩，自非契證深密，傍通墳典，取之左右逢原，用之頭頭合轍，而託此以吟暢玄旨者，不能也。後之為者，既不知所宗，又尠才學，惟務雄快直致，以矯咸淳之習，或得理而遺事，或得事而遺理，甚至事理胥失者有之。不察己病，反輕議先輩盛作，如見之，即揚眉哆口，為侮慢態，若將凂焉。間遇當世有超越格量，稱性而說者，視之茫然莫測，必指以為非，而欲牽引證據，誑誘新學，則又曰：咸淳所製如彼，而今所為反是。吁！甚矣，其矯亂也！余每不愜于中，茲因再作竺先頌故，故發余之緒言，而備書之于後，識者毋誚焉。

跋高峯上雪巖書

吾宗從上以來，授受之際，如疾雷破山，霜弓劈箭，豈容擬議耶？高峯初見雪巖于北澗塔，纔問訊便打，不妨露出向上爪牙。又於天寧一問一答，至於無理可伸處，正好與勦絕命根，使其作箇灑灑落落漢。當時不合放過，反為露布葛藤，致使坐在死關中，無出身之年也。今觀此書，歷敘得失，告之於師，自有不可得而已者，豈得以常情淺識而測之？曾聞雪巖住仰山時，因事到杭，寓於靈隱，得

得遣僧登天目，招之相見，恐因此書而發耶？而高峯已立死關，不復出山僧反命，故雪巖有檐板漢之語。余謂設使高峯聞命，翻然出山相見，必有三日耳聾之禍。既被他把定，雪巖計無所施，惟道箇檐板漢，亦喪車後藥囊爾。雖然，且道雪巖此語，是肯低不肯伊？有授受無授受？試甄別看。

題大慧和尚真墨

妙喜老祖在宋南渡時，其門庭峭峻如德山、臨濟，慧辯汪洋如南陽、大諸，一時賢士大夫有志於此道者，莫不願登其門而受策勵也，況衲子乎？居常與學者曰：我者裏說蚌蛤禪，開口便見差珍異寶。蓋其得處穩實，說處諦當，如風行水上，自然成紋，豈涉情識計較，以文字語言尖新縝密為誇詡哉？謂余言為未信，請以此帖觀焉。

題重刊十規論後

十規論者，乃曹溪下第十世法眼禪師所著也。禪師自見地藏得指訣後，開口動舌，無非與人解粘去縛。且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慧超問：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與麼設施，恰似炊鐵釘飯，煮木札羹，要飽天下之饑人，直是教他無下牙處，豈肯以文身句義係綴於人耶？斯論之作，蓋欲藥當時宗唱瘖鬱之病，亦不得已而為之爾。或謂師契證穩密，知見宏博，故託此以拋擲其文章辯論者，誤矣。元丙戌歲，南屏悅藏主出此文，嘗命余書之，鏤版于徑山寂照塔院。逮徑山遭兵火，版亦隨燼。今台之委羽旻上人捐己資，用舊所搨本重為刊行，而屬余題其後。余諦觀嚮日弊晝，正如昔人見夏口甕中之像，瑯琊梁上之書，真隔世事也。吁！而今而後，讀斯論者，果能察己病，體禪師之心，而肯服其良藥，不亦善乎？

題高上人書小字金剛經

天台鏡禪人示余高上人手書小字金剛經一卷，縱不過三寸有奇，橫足四寸而已。驟觀之，如虮蜉聚腥，熠熠浮動，不知端倪。及靜慮諦觀，尋其行布，究其文句，凡一字字明明歷歷，無半畫之訛。想其運指行筆之時，得大自在，不啻擘窠大書也。蓋嘗論人心之精妙，超越限量，固不可以大小議。苟非存養純一，圓融無間，又安能以大為小，以小為大哉？上人平日存養圓融之力，於此見之矣。

或謂莊生言棘端之刻猴，堂下之斲輪，宜與此經並按。是則固是，但恐管城子未肯點首爾。

題無準書浮山遠錄公語後

昔玉山癡翁，凡有學者求警訓，往往伸紙綵墨作斗方，書般若心經及古德語以酬之，於紙尾惟記年月、署己名而已，更不別加一字。蓋其與佛祖同一舌頭，同一宣說，貴在控人入處，實不在馳騁翰墨，且與古人述而不作之意合。今觀正續老人手書遠錄公語一通，既無名銜可考，竟不知為何人作，恐因讀其語，適然有磯激于中，不覺形諸毫楮，以示學者，此亦玉山述而不作之意也。玉山見曹源，正續見破庵，二人乃法中昆季，其所施為，必有講習而然，豈徒然哉！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六(終)

鎮江府普照禪寺住持法姪比丘文暐拜書

No. 1416-B 天台空室愠禪師行業記

大矣哉！佛祖之道也，以心傳心。至唐之大鑑禪師，支分派別，衍於五季，盛於宋，微於元。元崇禮剌麻為帝者師，禪剎相望，鐘鼓之聲不絕，豈微也哉？蓋學者惟見夫位高譽隆而傾動遐邇者，則嚮風而至，願受法不暇，而不知得曹溪之正味者殆寡，是不免為有識者之長太息也。天台愠禪師居叢林中，必慎擇所從，果以正法眼藏躡諸祖之埒，輯諸祖之緒於千載之上，以啟廸盲瞶，豈非橫絕於天下者耶？師諱無愠，字恕中，別號空室，台之臨海人也。族姓陳氏，父壽，母林氏。師生七歲，入鄉校，所讀書不煩再授。年未冠，白父母，自願歸沙門。往徑山，依寂照端公薙落，受具足戒於昭慶律寺。明年，謁淨慈靈石芝公。又明年，造鳳山楊墳，見一元靈公。靈公得方山寶公之傳，造詣深遠，師扣問法門細大，事至詳切。既而歸徑山，覲寂照公，公命居擇木寮。時徑山為四方衲子淵藪，師每出所長，聲譽日著。後東游四明，見太白砥公，典藏鑰。居十載，偕木庵聰公、大宗興公往台州紫籜山，謁竺元道。公以看狗子無佛性話未破問，公纔開口，被一喝，師大悟，直得通身汗下。因進呈一頌云：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掛葫蘆。公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間與同參聰公、興公等語及向上事，師曰：此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決不在語言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箇老和尚，幾被知解埋沒一世。公等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逮三人出世拈香，果如所言。踰一歲，

復還天童。古鼎銘公主徑山，遣弟子招師歸蒙堂，商確玄旨，且以為學者矜式，故參請者眾。閱五六歲，以兵難航海還四明。性不喜出世，僅兩住山，皆甫及三載而退。先主明之靈巖時，夢堂噩公住瑞龍，覬師為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一香遂為紫籜道公拈出，重得法也。後主台之瑞巖，既至室中，示眾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翻大海，擘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者多不契，其機鋒峻拔蓋若此。學者方景從，竟謝事入松巖孤坐。松巖乃秋江湛公隱處也，在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至，悉謝遣徒，御緘一書寄寺眾。眾發緘，乃退院上堂語也，皆涕泣。抵松巖，固請還寺，師堅拒不允。今天朝之洪武七年夏，日本國主遣使入貢，就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峨山石研以為請師贊禮。上召師至　闕下，師以老病辭。上閔而不遣，留處天界。天界全室泐公延致丈室。時金華宋公景濂方在翰林，遇休沐日，必訪師劇談道妙，一時朝中賢士靡不敬慕。是年冬，奉詔東還。宋公既為序其語錄，別後復寄詩見意。十七年，其弟子居頂住鄞之翠山，迎師就養，四方之扣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在京師中聞師名，特入翠山，踰五十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一日，忽遘微疾。僧問疾者至，師惟力談禪病，勉以祖道自重，無一語及世間相。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實洪武十九年丙寅七月十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遺命：我死，世俗之禮宜一以屏去勿行。惟闍維後，煆骨散水竹間，以表無常。居頂念師逮老弗寧厥居，及住山迎養，又以事殷，早暮闕侍養禮。煆骨之命，其敢守乎？乃購翠山常住山地若干畮於唐嶴之原，以是歲十二月十有五日奉骨窆焉，建石塔其上。師天性純粹端慤，恒以謙抑自持。進道若不逮，修德若不足，處心尤仁恕。見學者有尺善寸長，輒喜見言，面若己出。誘掖獎譽殊篤，冀其有所成就，裨益法門。苟有過事，無大害者，未嘗怒責。見英氣者，恐直言之難受也，乃歷舉前言往行告之，俾其潛消默警。故四方衲子愛敬如慈母。然遇法門有叛教背義事，必面折之不少貸。師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凡內外典靡不該博，發為文章詩偈，必追及古作，輒為人傳誦不已。暇則端坐寡言，衲子請求法語禪偈，掇筆揮灑若神，各副其意，不欲久留滯也。自奉至清約，其進也，分所得者悉無所取；其退也，凡素所給者罄無所携。其敬師待友之意，殊汲汲若寂照。公在日，師奉之惟謹，每侍立至二三鼓，不命之退不敢退。洎公沒，冒大寒，書語錄手成疾，弗顧也。又求黃文獻公銘其塔，若同門法屬一庵。如公住保福時，有院僧素銜公，適有童子野死，僧賂其父誣如公，公被逮獄中，師將代訴於部使者，又請法門之有力者援之，乃

得釋。一庵示寂後，又掇集其可書者，求名公記其事，餘則類如此也。閑居雖以道自娛，見大法陵替，人材淪落，每切切焉憂之，形於言色。平日著述有二：會語若干卷，偈頌若干卷，重拈雪竇拈古一百則，續頌大慧竹山頌古一百一十則，山庵雜錄若干卷，淨土詩一卷。凡外學著述，皆不存藁。斯道聞師之令名為最稔，嘗兩造翠山請見，觀其氣象，聽其言論，讀其著述，與居頂所求行業記事實無少異，不揣蕪陋，為銘之曰：

河之盈也，有時而澌。道之隆也，有時而微。佛者之盛，莫盛於元。道則微矣，師曰嘅焉。尋隱訪幽，心證紫籜。脫略天地，震動河嶽。嶽不為高，河不為深。高深者師，橫絕古今。曹溪之水，復引其流。流之弗替，維師之休。洪武戊辰歲九月既望，四明山人烏斯道撰。

送心泉毖上人謁空室和尚

參禪第一要知宗，四海惟聞老恕中。白日青天轟霹靂，孽狐妖魅盡潛蹤。

金華　宋濂　再拜

天台空室愠禪師行業記(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